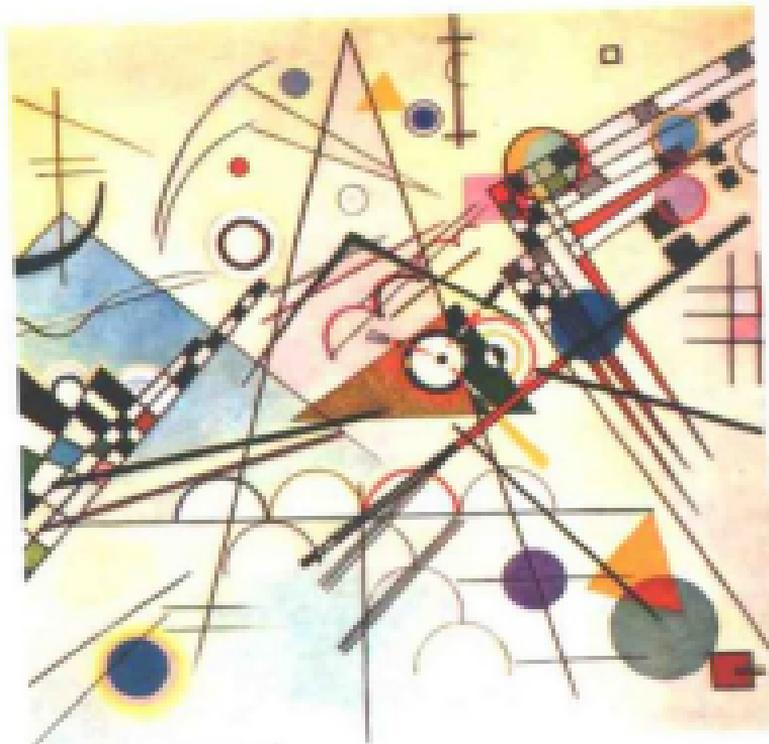


丛

詹姆斯·萨福安 著 怀宇 译

结构精神分析学

拉康思想概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结构精神分析学

——拉康思想概述

穆斯达法·萨福安 著

怀宇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01-8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精神分析学: 拉康思想概述/ (法) 萨福安著;
怀宇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5
(符号学译丛)
ISBN 7-80563-884-5

I. 结… I. ①萨…②怀… II. ①拉康, M. L.
(1901~1981) - 结构主义-概述②拉康, M. L.
(1901~1981) - 精神分析-研究 N.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7652 号

责任编辑: 史建
装帧设计: 王伟毅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88千字
版次: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 价: 1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结构精神分析学

——拉康思想概述



Le Structuralisme en psychanalyse

Moustafa Safo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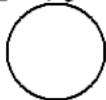
©Editions du Seuil, 1968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符号学译丛”序



张智庭

这套有关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丛书，主要是介绍法国符号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新的学科或新的方法论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因此，这篇总序，也就仅限于对于符号学在法国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做一简要介绍。

—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 20 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这当中，语言学、人类学和现象学是其三个主要的渊源。

1. 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做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 F. 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



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关于口语性故事的表达与内容的划分并进而为每一个方面区分出实体与形式的主张，为从科学理论上确立内容的形式描述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2. 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马塞·莫斯（1872-1950）是这种研究的开拓者，他1925年出版的《论赠品，古代交换形式》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列维-斯特劳斯（1908-）在1950年发表的《莫斯著述导论》一



文中指出，莫斯的研究是“一种超越经验观察并达到深层真实的努力”，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显然，这种原理，与符号学在话语中的研究极为相似。罗兰·巴特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社会神话研究和继而进行的叙事文的结构研究，使我们对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写到：“世界范围内的叙事文就太多了”（《叙事文的结构分析导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在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因此，在方法论方面，人们经常把符号学与结构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3. 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



了其有关意指作用 (signification) 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格雷玛斯曾多次引用这种表达方式，例如“显现的风帆”（《论意义》，1970，100）、“显现的银幕”（《论不完善性》，1987，78）等。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做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相反，它远离哲学上的聚合关系，而被明确地定义为话语意指作用的一种描述性理论：当它谈论存在的时候，在语法上就是指一个状态谓语，而不带任何本体论考虑。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梅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他们术语中的“相象性”（semblance），可以说就是叙事作品中的外在形象性（figurativité）。甚至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两门学科的研究界限眼下已经出现模糊。



二

由于汉语中的“符号学”称谓在法语中对应于两个术语：*sémiologie* 与 *sémiotique*，所以，有关符号学的定义和理论，应该分别根据在这两个名称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来阐述。应该说，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 *sémiologie* 早于 *sémiotique*。只是在较后的一段时间里后者使用较多，所以国际符号学学会成立时（1969 年）取用了 *sémiotique* 一词。但是，从 70 年代开始，由于使用 *sémiotique* 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 *sé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 *sémiologie* 所确定的定义（例如 Prieto 和 Mounin 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



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gie* 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做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 *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 *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 *sémiologie* 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 *sémiotique* 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蒂瓦（1941-）的认识论符



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

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它的基本表述是：如果意指 S 在其最初被理解的平面上就像是一个语义轴，那么，它就与 -S 相对立，-S 在此被看成是 S 项的矛盾项。如果我们同意语义轴 S（内容的实体）在内容的形式平面上分节为两个相反的义子： $S_1 \longleftrightarrow S_2$ ，那么，这两个分别考虑的义子就会有它们



的矛盾项的存在： $-S1 \leftrightarrow -S2$ 。于是，意指的基本结构就可以表现为一个矩形，其中， $S1$ 与 $S2$ 、 $-S2$ 与 $-S1$ 是两组对立关系， $S1$ 与 $-S1$ 、 $S2$ 与 $-S2$ 是两组矛盾关系，而 $S1$ 与 $-S2$ 、 $S2$ 与 $-S1$ 是两组蕴涵关系。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

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 31 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

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



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 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 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 sémiologie 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 sémiologie 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来的 sémiologie 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 sémiotique 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三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它有别于美国学界进行的综合研究：在美国，虽然有着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皮尔士的巨大影响，以及有着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所在地这样的优势，但美国的符号学研究未能形成比较统一的流派，因此也就很难像法国符号学研究特别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有那么大的影响；它也有别于意大利的符号学研究：意大利早期的符号学研究受到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的推动，随后形成了以语用学和通讯理论为基础的行为



主义研究方向；它也有别于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分前东德部分和西德部分，前东德部分基本上与前苏联的研究一致，前西德部分的研究则以莫里斯的理论为基础后又融入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它还有别于前苏联的符号学研究：前苏联自俄国时代开始就具有形式主义的研究传统，普洛普对于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后来对巴黎符号学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形式主义研究几经周折于前苏联得到认可之后，便有了劳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巴赫金的诗学理论。

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李幼蒸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2）一书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概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领域的最高认识水平。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但似乎还未形成较大的声势。这套丛书，将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时期的有影响的著述，自然包括在 *sémiologie* 和 *sémiotique* 名下进行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为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参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



于译者不在一地，无法切磋，加之同一术语在不同研究者那里也并非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所以，本丛书所使用的术语译名难于做到全部统一。对由此可能给读者带来的理解上的不便，我们在此表示歉意。

我们十分感谢法国著名符号学研究者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 先生同意做我们这套丛书的名誉主编。我们感谢法国外交部对出版这套丛书给予财政资助，也感谢法国瑟伊 (Seuil) 出版社和阿谢特大学教育 (Hachette Université) 出版社给予的大力协助。

2001年3月



中译本序



雅克·拉康从1951年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时候，就把他的教学说成是返回到弗洛伊德。

这种返回，不在于去简单地阅读，也不在于对其老师的著述进行新的探讨，而在于一种评述，这种评述需要经常地参照被确定为话语经验的一种精神分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这种定义是再明白不过的，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除此之外还能分析什么。但是，实际上，当时人们一直在分析许多其他的东西：人格、性格、行为、移情、潜意识的动力，等等。此外，人们不禁要问，在话语不表达这种范畴的一种现实的情况下，它又有什么价值呢？拉康的论点应该是明确的。

今天，我们可以对此做这样的解释：自我之功能的无法被人了解的特征，不能被共同的现实所纠正。在他有关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的论述中，他已经放弃了把自我当做现实之功能的念头，而只保留了弗洛伊德把自我确定为自恋对象的定义。1946年，



他在《论精神病的因果关系》的文章中写到：

实际上，没有哪一位语言学家，也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再支持这样的一种论点，即言语活动的理论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可以超越被健康的精神与健康的躯体之间的相协一致所确定的现实之系统。^①

对于一个词语例如“帷幕”的多种意指活动的考虑，使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帷幕！最终，这是意义的外在形象，作为意义，它由于要被发现，而应该被掩盖。”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知要以认知为前提的话，那么，认知就可以在言语活动中被赋予意义，条件是，言语活动的功能不限于意识意愿的传播功能，而且只要词语在成为一种现实之形象之前被看做意义的形象即可。

1951年，在拉康从事着他自己的有关弗洛伊德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应对在弗洛伊德的著述中发现了一部支持他的这种定义的著作感到大惊小怪。这里说的是《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描述了记忆按照在“病理核周

① 见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围同中心对立”^①形成一些主题而汇聚的情况。随着“逻辑连接”的多分支的而尤其是汇聚性的线进入内在的层次，其他的线也与之交会，例如一种处于增强过程中的阻抗线，这种阻抗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特别包括“有话要说”的征候的出现。

对于分析经验的这种概念，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于阻抗分析技术的看法。这种阻抗的表现（沉默寡言，思想的中断，突然感到分析家的出现，等等），并不出现在我们的解释之中，而是出现在被分析者的自身话语之中，并且就在分析时的关系之中。分析的诱惑力，因而也是分析家的诱惑力，并不建立在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来介绍的基础上，这种方法借助于解释来提供隐藏的真实、“真正的真实”。于是，我们对于一种可以导致破坏与真实的任何联系和导致放弃对真实的任何认知意愿的概念在分析家们身上所激起的阻抗，也就理解了。实际上，在分析家的欲望与其自恋之间，选择已经被提出来了。

有关对于阻抗分析的这种结论，是与未曾发表过的一种涉及相异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拉康在其关于偏执狂精神病的论述中曾暗示，对于人的认识是对

^① 参阅弗洛伊德与布洛埃合著的《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巴黎，大学出版社，第233页。



于人自身在成为一种对象的人自身之前的认识。但是，对于镜像阶段的发现所带来的结果却是，自我变成了各种最佳辨别的中心系统，其原因在于这些辨别所带有的人际关系的可传递性特征，^①而这种特征从来不是完全不可排除的。对于人自身的这种认识，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是对于相似物的认识的话，到处都等于拉康以“偏执狂式的认识”定名的东西。相反，在话语使人听到了受到压抑的欲望的能指的情况下，另一种视野就会出现：即一个场所的视野，在这个场所里，主体的言语得以形成，而在主体看来这一场所就像是“他者的场景”的场所。以黑体字出现的他者有别于非黑体字的“他者”，这他者的场所的引入，尽管意义相似，但给欲望的对象即分析的对象本身的概念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拉康一直持这样的论点：我们与对象的关系不能建立在把对象作为认识对象来参照的基础之上。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是与此抵触的（忧郁，幻觉，古怪感受或对已经所见事物之感受，等等），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解释这些现象，那它们仍然还是一些谜，而且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原始的对象，即他后来定名为欲

^① 我在此参照的是社会性阶段，即“诸说混合”阶段，这个阶段是赋予小孩子之间的关系以特征的阶段。



望的对象的那个对象。这种深信（我们还不能说是确信）已经开始包含着对于概念的确信，依据这种概念，欲望的对象只在对立关系领域之中像竞争对象那样构成。按照黑格尔赋予的意义，对象即是他者的对象，这一点并不很容易理解，因此，与在“材料”和对于俄狄浦斯的习惯参照相一致的地方相比，分析家们并不真正地处于轻松的状态。分析经验过去仅仅让人感觉到他者对象的重量，即前生殖的重量、退行的重量或仍然是部分的重量，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当时由于缺乏操作这种对象的方法，我们仍处于勉为其难的状况。当然，我们并不急于定名它。但是，这种审慎，无须拉康的指教，经验本身已足够教会了我们。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每当我们打算依据主体的意愿来定名其欲望对象的时候，我们的解释就像是一纸空文，或者这种解释就引发了与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不同的其他结果。在这些条件下，引入另一种相异性，即一种象征性相异性，就完全更新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的意义。可以这样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对象就像是争斗对象、交换对象或是平分对象那样进入我们的眼睛。他者避开了图像的透明性，因为它拒绝将其自身减缩为惟一的陈述过程。欲望，只有在处处都像是一个有关其欲望的问题定位的时候才能构成。正是从此出发，正是从自身出发，而不是从为了诱惑力所进行的斗争出发，另



一种可以导致一对象启动的辩证法才开始出现，这一对象的特征是不具有一种镜像，而且，它不以一种需求对象的方式去填补空缺，而是连接这一空缺并始终拒绝赠予。

总之，把精神分析学的经验确定为一种话语的经验，带来了多方面的结论，拉康自撰写这部书之后曾经不停地对其加以丰富。这些结论如下：

一、自我在镜像阶段中形成的想像范畴与象征的或言语活动的范畴的区分，这后一个范畴是无知得以显示和压抑得以解体或以受压抑者依靠能指的特征而返回为结果的范畴。借助于这种区分，拉康在分析经验中引入了可与普洛雷米(Prolémée)在地图绘制中采用纬度和经度时引入的范畴相比的一个范畴。

二、突出超越主体意愿的意指性，这种意指性在潜意识的形成中（风趣话，梦幻，口误，失败的举动，等等）得到了确认。这种意指性证实了主体的一种分裂状况的存在，这种分裂出现在主体以我的形式偶尔得到确定的陈述层次和在其不知的情况下于这些同样的陈述中被当做一位不能被确定为我的主体、即陈述活动的主体的意指活动来理解的东西之间。

三、在欲望于对立和交换的关系之中得以形成的世界的场面之外，引入他者的场面。这个他者的场面，拉康也称之为他者的场所，这个场面可以使人推断出



一种对象，拉康称之为对象 a。实际上，这种定名是一种隐喻性的定名，因为对象一词是从主体与对象相对立的领域借用来的，而且这里说的是一个更为原始的对象，该对象先于这种分裂：即在潜意识中对其欲望得以确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更构成了主体作为陈述活动之主体来起作用的那个点。

○ 穆斯达法·萨福安

2000年11月



总 论

政论家们的努力，带着某种必然的迟误，带着整个文化交流似乎都有的在吸收之中得到满足和只能获得其近似情况的特征，近几年来有了加强，为的是给结构主义一种总体的面貌——而这种面貌在不久以前还无人能够给予。正是怀着这种不大的决心，这部著述的几位作者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深信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就像深信“外行”读者从他们那里可以学习到东西一样。

甚至就在结构主义具有科学抱负和其工作不属于意识形态而属于理论范畴的情况下，在对其各种材料的发掘中，它也仅仅是依靠作品——即在场——才能得到理解：在此，一种总体性的论述只不过是一种瞎说和吹嘘。我们甚至可以考虑，结构主义所带来的某种东西，在被其搞乱的已经死亡的人文“科学”领域里，是不是并不禁止那种不具备专业人员的严格性和责任性的东西。



然而，概述就不在另一层面即方法的层面上得到补偿吗？如果结构主义这个词能够说明某种东西，那恰恰是由于在处理符号的科学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提出和探讨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来确立的。我们下面谈到的内容就属于这一方面。

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就说，方法只有一个，而且是简单的：我们要研究，这种方法在何种情况下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被其对象所规定（过去，人们相信同一个超验的道理在不受到限定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明最多样的对象，现在，我们毕竟不是处于那种时代了），在何种情况下，它曾得以对于每一种对象都是清晰明了的（我们后面遇到的某些困难，与人们搞成一体或搞混的由不同的对象所支配的处理方式有关系）。因此，结构主义的定义几乎每一次都是在介绍完结的时候才出现。

我们把问题反过来说：结构主义存在吗？答案在不久以前还是明确的；今天，我们对谨慎一点再做出回答并不表现出不悦。难道我们不曾阅读过乔·冈吉莱姆（Georges Ganguilhem）所写的《结构方法论》（假设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这样的方法^①）吗？从这种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论述，由于并不是提前策划的，便

① 《批评》杂志，第242期，1967年7月，第602页。



成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阐述了：不从可以说是结构方法的一种先验的定义出发，然后触及它在这里或那里的使用情况，而是在无预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学科来研究，这种方法是否已经变化和在哪方面出现了变化，并研究这种变化在哪方面阐明了我们应该称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

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写作《何谓结构主义？》。我们现在发表的^①，最好称为《论知识的最新变动和把它们当做结构主义的东西》。对于中心的这种位移，人们不该认为它是一种倒退或是表明某种疑惑：问题更在于（几位作者在此聚会是很说明问题的），这是第二代的问题；更在于在人们已不再为一种研究去发明革命性的工具，而只是需要实践这种研究、需要测知这种研究的困难以及其可能的与现实一样多的限制条件、需要看到这种方法在没有与之断裂而更是使之突出的连续的认知活动之中找回自己位置的时刻，被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是真实的，并且被看做是真实的，尽管——正像将多次发生的那样——这里不是在沿用一种已经确立的科学话语，而是对某些到目前尚未得到很

① 请参阅同一丛书，第44种，奥斯瓦尔德·迪克罗（Oswald Ducrot）著《结构语言学》；第45种，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著《结构诗学》；第46种，堂·斯派贝尔（Dan Sperber）著《结构人类学》；第48种，弗朗索瓦·瓦尔（Francois Wahl）著《结构哲学》。



好确定的认识领域构成科学的可能性进行提问。

我们还是坦率地说吧：在人们就结构主义向我们提问时，通常，我们不理解人们要跟我们说什么。首先，在一片蛙声鼓噪之中有这样一种传言，即结构主义是某种哲学，它想取消许多东西，而尤其是取消人。我们可以设想这些鼓噪的动情之处：它们与那喀索斯一起分享水边的频率。但是，在那喀索斯的故事中，人们之所以通过对其结构的论述可以提取某种结论，恰恰是因为，他的面前要是没有他自己的映像，他就根本不会在水中与树枝和水莲的映像呆在一起，而且因为这仅仅在于了解（他不能独自去做）这种映像靠什么不在场而形成，它是什么空缺的掩饰，还因为他可以在他空缺的时候作为主体来出现。

我们将会看到，这里实际上有某种东西进来了，这种东西可以像一种哲学，并且是我们时代的思想的诸多重大赌注之一：但是，它并非就是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

从思想的另一极端（这一次是从最低的方面）来看，结构主义只不过像是家庭餐桌上引起话题的一种有点怪味的调味剂。一种科学的成就（尽管还是非常零碎的！）竟把对它的讨论变成了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有何用的普遍观念：我们在此预告读者，人们在书中将



看不到下面的介绍会有哪怕很小的暗示。我们还需指出，有关结构主义的任何说法，我们对其全然不知。

现在，我们理解了，在最近几个月，人们看到某些结构研究的开创者，甚至某些在前几年经常使用结构主义一词的人，已经把结构主义一词当做新闻创造，将其放弃了，并且已经对其可能包含的联系感到害怕。实际的情况是，如果灵活地使用结构主义的诸多标签的话，今天，人们可以做这种理解：有两种实证的结构主义（第二种指责第一种为经验主义），有一种只是理性的结构主义，有两种至少预告一种主体受到颠覆的结构主义（第二种指责第一种简约从事）；有一种古典意义的哲学在使用结构主义，而有多种结构主义却在自身排除任何哲学。曾经作为主角的结构主义，似乎正在变成重要的古典角色都来或几乎都来重新上演一遍的舞台。

因此，我们压缩一下我们的概述，而提一提有关结构主义的介绍所应坚持的界限。我们曾经说过，这里“仅仅”涉及到科学。但，是什么样的科学呢？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一部著名的著述中，^①

^① 见《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第XV章，第306页。



曾规定了结构科学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系统特征”，也就是说，提供一整套东西，而其一部分在不引起所有其他部分改变的情况下，这一部分自身也不能改变；他提出了结构科学的操作工具：建构模式；他也提出了结构科学的可理解性的规律：转换群组支配着模式之间的等质关系，并且主导着它们的结合。如果我们应该坚持这种定义的话，那么，任何与结构观念有关的东西，换句话说，任何与理性的诸多重大“形式”中的一种有关的东西，都将落入结构主义的名下。这样一来，就应该从数学开始，中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直到话语的科学。这样的表达方式太扩大化了。它包含着一个认识论问题（这正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但是，它并不阐述认知的一种断裂^①在其中刚刚起作用的领域的特征性。

我们要这样说，惟一不落人混乱的表述方式是，在结构主义的名下，汇集着符号科学和符号系统的科学。最为复杂的人类学现象都可以进入结构主义，但这仅仅因为它们借助了语言事实而被用在了能指所指这一系统的构成之中^②和准备进入交流网系之中，也因为它们从

① 认识论断裂或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到一种科学的过渡。因此，是这种科学的一种诞生行为。但同样也是在对话多认知领域的一种新的界定的意义上的断裂。



这里接受它们的结构。也许，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是真的，但同样，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又可能不是真的，而我们的介绍在后面遇到的困难又将找不到其他原因。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我们将认识的结构是：准备进入人们之间交流的结构，因为这些结构产生着意指作用，并且是在两个平面上分节连接。我们不把一种直接处理对象的做法说成是结构主义的，如果那样就会弄钝了锋刃；这里涉及的仅仅是那些代表成分和代表活动自身所引起的东西。

因为在符号中，新的东西，并不是所指，而是其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我个人就这样考虑）这样说，正是这种关系在决定结构主义。事实是，能指在迫使做这样的考虑，而能指的各种自身要求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是判定自持是结构主义话语的彻底性的思路。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定义无疑也还是过于狭窄的。因为，如果对符号的两个层次的平行性再一次提出质疑的话，我们就会立刻被引导到（通过我已经提到的这种时代的步骤，这种步骤带有某种哲学的东西，因而已不再仅仅属于科学，它甚至重新回到我们对于科学所形成的概念）使整个一系列的“明显的东西”失去平衡：或者是要说的东西先于正在说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将可能遇到字母出现在无意义的地方的“不可想像”之事；或者是任何话语的一



种依托在现在时的和在中心的定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会把任何中心的躲避和起因的持久退缩看成是能指所固有的；或者是按照其所使用的语言来说话的主体的最后的自主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可能发现能指的构成性作用，并发现也许就是在能指上存在着每个“主体”的最顽固的东西。结构作为思想方式的选择链，我们将看到，并非只是依靠对它的研究，思想方式的选择才得以进行。

不管怎么样，人们将会明白，结构主义是严肃的东西：对于归因于符号的一切东西，它都赋予其科学的权利。

弗朗索瓦·瓦尔



我感谢我的朋友保罗 (paul) 和热尼·勒穆瓦纳 (Gennie Lemoine), 而尤其要感谢弗朗索瓦·瓦尔 (Francois Wahl), 感谢他们的批评、指正和建议。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更得到了斯特拉斯堡精神分析学研究会的会员们而特别是吕西安·以色列 (Lucien Israel) 教授的指正。

下面展述的内容, 将重述拉康博士从 1957 年到 1963 年在圣-安娜 (Sainte-Anne) 医院开设的讲习班上首先提出的一些论题: “欲望及其解释”, “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 “移情”, “同一识辨” 和 “焦虑”。正像读者所希望于我们的那样, 这种重述并不取消我们的责任, 而是在建立我们的责任。



导 言

精神分析，就是发现一种场所，即潜意识的场所，和发现在这个场所中起作用的一种动力，该动力完全围绕着俄狄浦斯情结，^①而尤其围绕着其基本的时刻



① 俄狄浦斯情结 (Complexe d'Oedipe)：俄狄浦斯，原为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他在不知道自己双亲的情况下，杀了父亲，而娶了母亲为妻。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一情结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说明了孩子在进入性器发育阶段后与其父母双亲关系的一种模式。在儿童发现其不能成为母亲欲望的惟一对象（因为母亲只在父亲那里找到欲望对象）时，便把父亲作为自己的对手。后来，这一概念不单指儿子与父母亲的三角关系，也指女儿与父母亲的三角关系，因此，他便转而指占有父母双亲中异性的一方，排斥其同性的一方。弗洛伊德认为，要想消除俄狄浦斯情结，只有使本人与父母双亲中同性的一方同一化。俄狄浦斯情结在个性的结构过程和人的欲望的选择方向之中，起着基本的作用。——译注



——阉割：^①阉割既调节女孩子的欲望，^②又调节男孩子的欲望，同时，对女孩子来讲，确定其进入俄狄浦斯，而对于男孩子来讲，确定其脱离俄狄浦斯。

依据精神分析学进行解释，就是根据两种概念来进行解释：潜意识和阉割。而且，必须按此顺序来阐述它们，因为，任何不从肯定其与弗洛伊德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场所相连系的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都几乎只不过构成对于古代神话的一种新的解释。然而，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俄狄浦斯并不就是揭示了其各种动力线的那个神话，也不是它在每个人的实际经历中确定的那种悲剧，而是在欲望构成人类并非

① 阉割情结 (Complexe de castration)：产生于儿童在发现性别的解剖区别和他设想只有一种男性生殖器官时出现的某种潜意识惧怕心理。阉割，原指男性生殖器官的切除。阉割情结，集中于对阉割的幻觉，其结构和作用在男孩子身上与在女孩子身上是不同的。男孩子主要表现为对于失去性快感或失去男性特征等的一种高度忧虑。在女孩子方面，她因不具有男性生殖器而产生一种遭受过损害的感觉，她尽力否认这种损害、抵消这种损害，或修复这种损害，她经常感到一种强迫性冲动，她要证实自己身上存在着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性替代物。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尤其与后者的标准禁止功能有关系。弗洛伊德对于小汉斯的分析，对发现这一情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译注

② 欲望 (désir)：在弗洛伊德的动力概念中，欲望是潜意识的欲望，潜意识则是欲望的潜意识。它与需要所引起的刺激性的记忆痕迹不可分开，但与需要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需要可以通过一种特定的动作得到满足，而欲望则借助于幻觉性表象才能实现。因此，欲望与梦难以分开，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象征性实现。——译注



与社会而是与言语活动^①的关系的一种结果的情况下，这种欲望所赖以安排自己的一种结构。把这些结果依据解剖线（在该术语的词汇学意义上讲）描述出来，无须争议，这便是下面要阐述的内容。

于·尼玛

① 言语活动 (Langage)：由于结构精神分析学受益于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与模式，我们按一般译法把“Langage”一词译为言语活动。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言语活动包括语言 (Langue) 和言语 (Parole)；语言为一套共同规则，言语则是个人对这套规则的使用。——译注



是阿拉伯裔法国籍人，是拉康创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公认他对拉康的介绍是中肯的。这一次，他又为我们写了“中译本序”，简述了拉康思想的发展，对我们全面地了解拉康有一定的帮助。这本书先是作为《何谓结构主义》(Qu'est-ce que le Structuralisme?)一书的一部分于1968年问世，1973年该书的五个部分同时出了单行本，并被列入了“观点”丛书。

由于译者第一次涉足精神分析学著作的翻译，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和之中只是泛泛地浏览过一些相关书籍，所能正确理解和记得住的实在不多，加之拉康学说的难于理解的程度，译文中错误及不当之处肯定不少，谨请广大读者、该领域的专家和法语界的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在定稿之前，在我的班上学习法语的社会心理学在读博士郝琦女士曾阅读过全文，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向她致谢。

2000年10月 南开大学



目 录

“符号学译丛”序	张智庭	1
中译本序	穆斯达法·萨福安	13
总论	弗朗索瓦·瓦尔	21
导言	于·尼玛	31
1 潜意识		1
2 阉割情结		39
参考书目		101
法汉术语对照表		107
译后记		115



1

潜意识

我们说潜意识是一种场所，是只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即承认弗洛伊德是把其关于这一论题的学说当做“处所的”学说来介绍的。当然，这样说，是一种隐喻，但是，这种隐喻却意味着，在构成我们与世界之关系的東西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场所。如果严肃地采用一种隐喻就是取其字面意义的话，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那另一场所是什么呢？弗洛伊德首次为了表述其潜意识概念而写的《科学心理学提纲》(*Esquisse d'une psychologie scientifique*)，^①再好不过地可以帮助我们找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起步》(*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第372-466页，伦敦，Imago出版社。法文译本的译者为安娜·贝尔曼，译名为《精神分析学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第307-396页，巴黎，P. U. F出版社。我一般参照法文译本，只在我必须有所脱离时除外。



到答案。

在《提纲》中，我们面对着一一定数量的悖论：

1. 一方面，弗洛伊德断言，所谓的“初级”过程，^①弗洛伊德在此发现了我们称为潜意识流动方式（régime）的东西，并且，这些过程在此名下被认为服从于快乐原则，^②追求的是一种“感受同一性”（identité de perception），也就是说，这些过程不仅追求第一次被感受的东西的复现（retour），而且追求与对于这一次的印记（poinçon）一起复现。（不明确这一点，“感受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便失去了针对性）但是，既然感受属于意识，那就必须指出，正是现实原则^③在操纵着初级过程的发展。

① 初级过程（processus primaire）：精神系统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从处所观点来讲，在初级过程中，精神能量自由流动，并按着移动和凝聚机制毫无阻碍地从一种表象移到另一种表象。——译注

② 快乐原则（principe du plaisir）：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快乐原则是主导精神活动的两个原则之一（另一个为现实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活动都在避开痛苦而寻求快乐。痛苦与刺激数量的增加分不开，而快乐则依靠刺激数量的减少。快乐原则是一种经济原则。——译注

③ 现实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和快乐原则一起构成精神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但是现实原则可以修正快乐原则，在前者成功地表现为一种调节原则时，对于满足的寻求则不借助最短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根据外部世界给予的条件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从处所观点来看，现实原则对应于前意识-意识系统；从动力角度看，精神分析学正尽力把现实原则的介入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冲动能量基础上。——译注



另一方面，次级过程^①（现实原则就在此发挥作用）追求的是思维的统一性（*identité de pensée*）。但是，这是《提纲》一文的基本假设，按照这种假设，思维从本质上讲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思维是可能的，它不需要任何“我思”介入或任何“我思”以追溯以往的方式介入。^②因此，思维的过程受制于快乐原则。

这里出现两种悖论，它们由于彼此相关，便等于是在告诉人们，是幻影在引导盲人走路，而幻影的功能对于能看见东西的人来说则是多余的。

2. 在这两种原则的对立层面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表面上，现实原则不能说与快乐原则对立，它延伸快乐原则即保护这一原则，同时又保证其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样，快乐原则最终就有可能是惟一调节人类行动的原则。然而，人们都感觉到有对立，都感觉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两种原则之间的整个这种主题吝惜（*Thématique*）也就是失去了其价值和内容。因此，现实，在《提纲》中已经就是快乐原则的彼世。但

^① 次级过程（*processus secondaire*）；弗洛伊德确定的精神系统的两种活动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是初级过程）。次级过程标志前意识系统的特征。从经济动力观点来看，在此过程中，能量在受控活动之前就是“受约束的”。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之间的对立是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立相关的。——译注

^②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27页。



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存在于何处呢？

3. 最后，正是这几个命题中的一个命题的古怪性本身，提出了弗洛伊德场所论^①中完全基本的特征，而没有肯定欲望从本质上讲就趋向于对其对象的幻觉。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确地依靠其对于梦的解释的经验。^②只不过，他在研究了出现在“伊尔玛之梦”^③中的一例初级过程之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总的说来，还是要使欲望靠梦来实现。一欲望是意识的，而其实现却是幻觉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欲望的实现将是意识的，而其中间的环节（欲望）应该是推理得到的”。^④这段文字在自己毁掉通常的解释，按照通常的解释，幻觉表象，由于它再现主体在满足了其需要

① 场所论 (Topique)：原为逻辑学、哲学和数学用语。弗洛伊德用来指主导着思维活动的定位概念的一种境遇。按照这种理论，精神器官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特性或具有不同功能的一定数量的系统。弗洛伊德的场所论包括两个方面，或说他主张两种场所论：一是建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系统的功能，二是解释人格的三种部位即伊德、自我和超我。——译注

②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56页：“梦是欲望的实现……这同一道理促使我相信，借助初级欲望的投入也具有有一种幻觉的特性”。

③ 即1895年7月23-24日之夜的梦：“伊尔玛的注射之梦”是弗洛伊德进行深入分析的第一个梦。他对于梦作为欲望之实现的直觉，在他看来，与这个梦有关。对于这个梦的叙述和解释，使他撰写出重要著作：《梦的解析》。

④ 请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58页。



(例如乳房)之后意识到的一种对象,因此,它可以说就是潜意识欲望所依附的表象。欲望的对象与意识相比具有根本的古怪性,与任何需要对象相比具有不可克服的区别,实际上,这种对象需要一种新的定义。

说实话,这些悖论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它们的答案:

1) 既然有两个场所,并且只有两个,断言初级过程追求一种必然没有的感受相似性,这便使人想到了一种观念,即在感受的现实中的找不到的东西,就是处于(但是在此,“处于”别无他意,而只有“被意味”之意)……潜意识之中的东西。

2) 如果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原则,就像它起源于把现实视同为外在世界或周围世界的一种生物学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应再对这种概念提出异议(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再落入唯我论;我们的批评涉及到这样的事实,即这种生物学概念把精神分析学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置于一边,甚至更为严重者,这种概念构成了这些问题得以正确形成的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而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快乐原则的彼世是什么?另一个原则是什么?由于在潜意识中只涉及到欲望,而不涉及到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只能回答,欲望就是快乐原则的彼世,或者,在现实不归为感觉现实时,欲望就是现实原则。

不过,经验与弗洛伊德学说告诉我们,只有禁止



乱伦的法则（由于其在潜意识中作为一种阉割法则在起作用）才确定进入生殖欲望或进入对象。这种教诲要求我们在法则之中承认现实原则。或者，法则与欲望对立，那么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不一致性就将无法克服；或者，欲望就是法则，就像我们下面要指出的那样。

3)断言潜意识所依附的表象从来不是心理现象所幻觉的表象,并且从来不是再现一种需要对象的表象,这就可以使人做出这种理解:与意识相比,欲望的古怪性和其不可压缩为需要的性质,实际上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欲望观的惟一特点。我们下面将说明,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欲望从遗传学上讲与要求^①或言语所产生的作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是从其最基本的形式即呼唤形式或命名形式方面来看待要求或言语的。

概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证实前面的悖论把我们引向一种一致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以追溯以往的方式,把《提纲》看成思想史上第一次谈及言语活动对主观性结构化过程的影响的著述。这些影响可以



① 要求(demande):指潜意识欲望的征候确定活动。它是被表达出的东西,并且又是向别人表达出的东西。实际上,被表达出的要求,就是情爱要求。——译注



概括为这样一点，即言语活动引起一种空缺（manque），即存在之空缺。我们阐述的第二部分内容的目的在于指出：一、欲望怎样在一种并非世界所特有而是这种空缺所特有的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欲望确定存在之空缺并完全地给予其形体；二、为什么法则是必须的，这种法则在使人的快乐器官之映像等同于一种损失时，把空缺本身引入到其不存在的地方。

《提纲》的**关键**，显然是“初级过程”概念。正是在分析一个梦中出现的一例初级过程，即一次无任何反常现象的形成过程时，弗洛伊德为研究他“前所未闻的”一种现象做了准备，而且，他后来一再探讨这种现象，即压抑^①现象。

① 压抑（refoulement）：从本义上讲，压抑是主体力求在潜意识中排斥或保持与一种动力有关的表象（思想、映像、回忆）的过程。压抑出现在一种冲动面对一些要求未能引起满足而是引起不愉快的情况里。压抑尤其表现在歇斯底里症中，但在其他精神病症以及正常的心理状态中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广义上讲，压抑一词有时被弗洛伊德用于接近防御压抑的词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取本义的压抑过程至少像是许多复杂防御过程中的一种时间，另一方面，压抑的理论模式被弗洛伊德用作其他防御过程的原型。——译注



我们来研究一个梦，例如 O……向伊尔玛注射丙基 [A] 的那个梦。然后，我清晰地在我面前看到了三甲胺，我便构想它的方程式 [C]。解释是：同时出现的意念 [D] 便是对于伊尔玛疾病的性本能的意念。在这种意念和丙基意念之间，有一种联系 [B]，即与威廉·弗利斯^①关于性化学的一次会话，那是一次主要谈论三甲胺问题的会话。这后一个意念因来自两侧的推力而变为意识的。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中间环节（性化学）[B] 和派生意念（疾病的性特征）[D] 都不是意识的。这种现象需要解释。我们可以设想，B 和 D 的投入^②不够强，不能引起一种反向的幻觉，但是，由两侧投入的 C 都能产生反向的幻觉。不过，在我举的例子中，D（疾病的性特征）肯定与 A（注射丙基）同样强，而这两个衍生物（化学方程式 [C]）则表现为充满活力。

潜意识中间环节问题对于经常出现相似现象

① 威廉·弗利斯 (Wilhelm Fliess, 1858-1928)：德国医生和生物学家。他于 1885 年结识弗洛伊德，成为好友，随后常年通信，这些信件对于了解弗洛伊德有着重要意义。——译注

② 投入 (investissement)：是从经济学上借用的术语，在精神分析学上，就是精神能量对于一外在对象或内在对象、一种表象、一种活动和身体的一部分的投入。因此，性本能的投入在精神分析学的经济术语中，就是一种动力价值。——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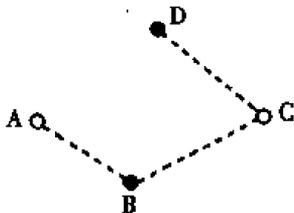
的清醒状态也提出来了。但是，赋予梦以特征的东西，仍然是在梦中实现的数量上的轻松移动^①和数量上大于B的C取代B的方式。^②

弗洛伊德在这篇论著中过问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主体最感兴趣的表象，为什么不是产生于意识中的表象呢？由于欲望的这种表象就是不仅指令行为而且也指令所有引起欲望的过程的东西，因此，这里出现的现象就更为“令人惊异”。

我们有一系列的表象，一部分是意识的，另一部分不是。至此，毫无问题；初级过程很像所谓的“中

① 移置 (déplacement)：是一种防御机制，是能量由一种精神映像转移到另一种精神映像的心理过程。弗洛伊德用该词来标志梦活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结果，移置是初级过程的一种形式。象征与升华就是连续移置的结果。——译注

② 我这里采用的译文，在总体上是依据安娜·贝尔曼的译本，见《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57-358页，同时，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以便使之符合斯特雷奇编辑的标准版弗洛伊德手稿的第一卷第341页N° 3。弗洛伊德有时用Q来代表数量，有时又用Q_n，而对此不做任何说明。他的文中带有下图：



间联想”过程。能够说明初级过程的是，并非接受投入最多的表象进入意识，而是另一种表象取代意识。从数量上讲，这些过程在于投入的移动，C 取代 B 就取决于这种移动。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于移动到 C 上因而能确保其进入意识的那一数量，为什么未能确定对于 B 的意识呢？我们想到的答案是，来自另一源泉 D 的数量也移动到了 C 上，由于得到了极好的投入，C 便变成了意识的，而 B 和 D 却未能这样。

然而，弗洛伊德不能接受这种答案，因为，在选定的例子中，D 至少与 A 投入相等；换句话说，把伊尔玛的病归咎于性秩序的原因，构成了做梦者“辩解”中的一种论据，该论据至少与其归咎于由奥托进行的丙基注射时^①一样得到了有力的肯定。

人们可以假设，一神经元的固定投入不足以唤醒意识，但是，意识产生于一种神经元的数量向另一种



^① 请参阅《梦的科学》(La Science des rêves) 一书中关于对伊尔玛注射一梦的讨论，译者梅耶尔逊 (I. Meyerson)，巴黎，法国图书俱乐部出版社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1963 年。



神经元的过渡过程中。^①只不过，意识不依附于流动的活动，而是依附于其到达点和决定性表象——这等于是说，意识取决于投入的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弗洛伊德下结论说：“借助这些矛盾的条件来确定意识状态的真实决定因素，是困难的”。^②

因而，数量观点在初级过程中不能解决“意识的真实决定因素”问题。因此，它不构成一种无动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人们似乎只能把它归因于赫尔姆诺茨-布吕克-迪博·雷蒙学派^③对于弗洛伊德思想所起的诱惑作用。因为，数量规律明显地被弗洛伊德视同为快乐主义的规律：“神经元以最为明显的方式趋于躲避痛苦，在这种反应中，我们看到它初步表现出躲避任何数量的张力增加（ $Q\eta$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痛苦在于重大数量闯入 ψ 之中。于是，两种趋势

① 神经元和数量，是弗洛伊德在《提纲》一开始就引入的两个观念：“在《提纲》中，我们曾尽力使心理学进入自然科学范畴，也就是说，尽力把精神过程表现为根据数量可以确定的可区分的物质微粒状态，以便使其变得容易理解和无可置疑。这个计划包括两个主要观点：1) 区别活动与休息的东西属于数量范畴。数量服从于运动的总规律。2) 所谈物质微粒就是神经元”。

②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58页。

③ 赫尔姆诺茨（Henmann Ludwig Ferdinand Helmholtz, 1821-1894）、布吕克（Ernst Wilhelm Brücke, 1819-1892）和迪博·雷蒙（Emil Du Bois Reymond, 1818-1896），都是德国生理学家，是实验生物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译注



(躲避痛苦和躲避数量增加)只构成一种惟一的和仅有的趋势”。^①

然而,快乐主义^②规律极为重要,以至哲学家们曾得以界定其支配范围,但却从未完全否认它。伦理学的思考总是使人的活动隶属于对于其幸福的寻找,即便其活动使幸福区别于在人的经验中实现的一切东西,例如快乐或舒适。^③

根据这种观点,在初级过程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便把我们拖入了有关快乐主义的争吵方面,这种争吵远远超出这种快乐主义至今所能承受的来自任何哲学体系的东西。

实际上,其幸福感,其真正的幸福感——其 Wunschvorstellung 即其欲望的表象,主体首先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① 《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26页,指次级功能,其目的在于把某种数量储存维持在一固定的水平,这一功能与初级功能相对,初级功能的符号是 φ ,弗洛伊德依据反射行为模式把初级功能确定为旨在把数量减为零的释放功能。

② 我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这种意义包括幸福论道德观,因为,我不认为这种道德观可以产生与快乐主义的参照有根本区别的参照。

③ 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法国大学出版社(P. U. F),1943年,第61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二律背反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或者把欲望问题置于一边而不顾,或者把它在《伦理学》一开始就归于了兽性,并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更准确地讲，初级过程承担着两种论断：a) 梦是对于欲望的一种幻觉性实现；b) 这种幻觉从不跟随着对于主体所不深知的欲望表象的某种认识而产生，相反，正是幻觉使这种认识后来成为可能。

因此，人的整个活动都服从于以感受相似性的形式来重新发现同一种东西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总是注定要失去这种东西，因为在意识中幻觉的东西，永远不是构成欲望之表象的东西本身，尽管可以那么去推论。它是无法找到的，不存在享有它的问题。但是，满足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是根据其关于梦的解释而尤其是对于梦的“意指过程”^①的解释的经验来探讨这一主题的，由于他的论述紧密地与其根据上述进行的论述相关，因此，我们愿意再举伊尔玛之梦的例子来说明一下问题。

有一种欲望的表象，弗洛伊德把它分离出来了，并用字母 D 来表示它，这就是伊尔玛疾病的性特征。这种表象已转变成一种论题，即一种简单肯定式命题，需

① 意指过程 (signifiance)：引自语言学概念。指的是词语进入话语并与其他词语结合从而产生意义的过程。并非所有的词语均可任意结合，可以结合的词语都要经过内部的变动。这一概念是从索绪尔组合关系概念引申而来的。——译注



要指出的是，这一命题无任何潜意识而言。相反，属于潜意识的东西，正是主导了这种转变的欲望。实际上，对于该梦的这种过渡的解释，满足于建立祈愿式语言 (optatif) 即可。换句话说，构成潜意识的东西，不是表象，而是表象赖以得到投入的数量，而数量至少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欲望。

这种欲望在梦前是肯定地存在着的，它是真实的和实现了的：正是这种欲望曾使弗洛伊德陷入一种错误之中，这种错误恰恰在于把伊尔玛的病归于一种性秩序的原因，即归于一种不满足，对于这种不满足，似乎可以采用这样的处方来补正：“阴茎正常，重复用药”。^① 我们能说什么呢？在这样的条件里，能说梦在“实现”一种欲望吗？

我们需要指出，相信或坚持伊尔玛的病是一种性疾，是一回事；梦想如此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主体当时肯定其已不再做梦使我们更加信服。



① 参阅《梦的科学》，第 65 页，“伊尔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为了我为其治疗的失败辩解，我很想把这种失败归因于这种局面，因为其周围的人都愿意看到它停止。”



事实上，伊尔玛的梦是“防御”^①的一种辩辞，这是依据弗洛伊德说过的话来断言的：“伊尔玛的病不是我的事。”换句话说，在梦的这一过渡之中流露的东西，就是事情出现错误的原因：这种东西，我们可称之为错误的诱子，但是我们同时、并以下面将成为阐述的中心内容的一种结构联系，也可称之为阉割情结。现在，我们谨愿指出，这里隐约显示的，是对器官的有点天真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上，还要加上叫做“谨防对其使用”的习惯做法。但是，在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伊尔玛的病会在其寡妇生活结束之后痊愈的当时，不只他一个人这样说，还有其周围的人，以及还有肖尔巴克(Schorback)、沙科、^②布洛伊尔^③等人的权威的声音。在梦中，是另一个在说话，或者更准确一点讲，是另一个在自我表白，是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的一个主体，我们下面称之为他者，以便把他既区

① 防御(défense)：一切目的在于减弱、取消危害自我整体性的任何变动的过程。一般说来，防御用于内刺激(冲动)，并有选择地用于表象(记忆，幻觉)的刺激方面。它是一种潜意识反应。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曾总结过基本的防御体制，它们是：压抑、文饰作用、反应形成、投射、退行、位移、升华、隔离、理智化。——译注

② 沙科(J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国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的老师。——译注

③ 布洛伊尔(Josef Breuer, 1842-1925)：奥地利精神病医生，曾与弗洛伊德联合开业，从事精神病的治疗和研究工作。——译注



别于他人又区别于作为自我之反应的别的。在梦中再次产生的东西，或者借助于梦而重新进入真实之中的东西，是一种讯息，^①其意义只有在解释^②的时刻才能完成，在解释中，这种意义从听者出发重新返回主体，因为，一个因曾经给予讯息而接受讯息，另一个则因曾经收到讯息而又给予讯息。^③在这一讯息中，躲藏^④着一位主体，当然它不是实在的，但是也并非不真实，同时也不反真实。这一主体与欲望同一，而欲望又以其与表象（这里指男具）所保持一致和分裂关系，在这一讯息中依据言语活动的规律来自我表明。

因为，使我们断定欲望出现和在那儿存在的东西，

① 讯息 (message)：信息论用语，指借助一定渠道从发送者到接收者之间传递的一种信号序列，它是靠一定的编码来组织的。从语言学角度讲，编码与讯息之分，就是语言与言语之分。从此意义上讲，讯息是编码的产物。——译注

② 解释 (interprétation)：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是一种活动，它对应于做梦，并且也像做梦一样首先属于做梦者。解释，不是来自分析者的活动，恰恰是患者在他对于梦的表面意义和隐藏意义之间关系的发现之中所进行的意指活动。在精神病治疗中，是对主体进行的旨在使其进入隐藏意义的一种沟通活动。——译注

③ 在做梦者与解释者或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进行的这种区分，并不总是在两个人身上进行分配。但是，并不能因此推论自我分析是可能的。正确的结论是，这种区分是在每个人的内部的。换句话说，在它成为相互主观 (entre-subjective) 的之前，它先是内主观的 (intra-subjective)。请参阅下面内容。

④ 此处的意义是“隐藏和呆在其内部，不出来。例如，鹿躲藏着”。参阅《罗贝尔词典》。



恰恰是一种构成成分或一表象 B 对于意识的躲避，这种成分或表象毕竟只属于用另一个表象 C（三甲胺）来替代它时的那种前意识（与弗利斯关于性化学的谈话），因此，这另一个表象 C 接受一种讽喻价值，由于这种讽喻价值本身也属于前意识的一种表象，因此，其要点是较容易推论的。换句话说，正是对于替代^①的求助表明了以表象形式出现的欲望的潜在性，就像是话语的一个主体的出现情况一样，但这一主体不是话语的发送者，其本身就是话语。由此断定，在初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亨利·莫里耶（Henri Morier）的《诗学和修辞学词典》（*Le Dictionnaire de poétique et de rhétorique*）中看到的“场合影射”（*allusion de circonstance*）的第一种例子所包含的情况：

无情的姑娘
 敏捷地撩起
 裙子
 帽子上插着玫瑰
 领着一帮
 上当者（《鸽子》）

① 替代（*substitution*）：弗洛伊德用替代来指一事物取代一被压抑的欲望或一潜意识表象内容的过程。充当替代的东西，可以是一种行为，一种幻觉，一种症候。——译注



作者这样评论这个例子：“他（魏尔伦^①）在借用一种讽喻，这种讽喻极为简单，极为直接，它在于指出动作的一个方面（撩起裙子），以此来暗示该动作的第二个方面（让人看她的大腿）。人们不会混淆这两种时刻，其一是肉体的，其二是心理的，它们同处于一种因果关系之中”。

根据这种评论，一个表象C（撩起裙子）就可能根据一种因果结合关系来表明另一个表象B。更准确地讲，上述结合关系可以使人以C来定名真正地叫做B的东西。然而，在不考虑任何一种这样的替代所表现的对于诗律规则的违反情况下，是不能说“敏捷地让人看她的大腿”的，这样说，在“无情的姑娘”名下产生的这种诗歌作品必然同时遭到破坏。如果后果不是一种矛盾，那它就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损害。C不能表明B，但B的压抑和C在代替B而出现能产生一种新的意指作用，^②即D，这个D是“同时出现的”，而又不属于作品本文，这种意指作用抬高上述姑娘的“无情的”性格，直至抬高到命运的无情性本身：她领着她的那群上当者，而没有特意地去注意他们，而那些上

① 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译注

② 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语言学术语，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有时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即涵义。——译注



当者，正是由于每个人的不在乎甚至是由于每个人的无知，他们才被姑娘带领着。^①

总之，正是借助于替代的可能性，一种欲望才得以自我表白，这种欲望（按照一种极好的同音异义的方式，拉康曾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它解释了主要的东西）就是一种“自己”，但同时也是在认可（fiat）意义上的一种“既是”，并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欲望以自我满足的方式在自我表白，因为若不这样，它便不能自我表白。因此，在我谈论灵魂时，我提“污点”（tache），而不上说“脏点”（souillure），此时，对于有意去这样理解的人来说（他不一定是主体，相反，主体却可以无止境地随意评论，惟一的目的是不去这样理解），便同时露出了这种灵魂的本质，即一张皮。

因此，初级过程的范畴便是意指过程的范畴，这是一种有所发现的范畴或比喻范畴，在这个范畴里，主体经常为他发现的东西所震惊。这就是说，意指过程不产生于有“潜藏意思”的地方，而是产生于主体不知道的地方。弗洛伊德认为，初级过程允许从意识推论到潜意识，允许从已知推论到未知。已知，就是在

^① 这首诗的全文（我并不了解），已证实了这种分析，因为就在这段引文的前几行中，我们发现了对于星相术命定论的参照。



言语中自我指明和自我组织的東西。如果只有已知，或者如果主体只处于其自我说明的地方，那么，这正好与其各个名称所“有意表白”或“表态”的相关性偶合，以至于正是指名的行为本身在这种耦合中突然消失。言语活动（无它，什么都不能说明），是与指明某种东西的人即我们称之为纯粹的主体或更简单地说是说话的主体的指明活动完全相反的。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距离就该消失了，这种距离使得两种过程出现在任何言语行为中，这便是语言学家们已经区别的“陈述活动的过程”和“陈述之过程”。^① 潜意识的发现，意味着对于“主体在其说话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一问题，弗洛伊德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发现意味着，主体不能同时自我说明和有效地指出他自己的意指行动。“没有一种潜意识（因为可能会有一种

① 参阅罗曼·雅各布逊著《普通语言学论集》（*Essais de la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法文译本，译为尼古拉·鲁威（Nicolas Ruwet），第181页。

译者补注：现将雅各布逊在该书第181页关于这两种过程的论述摘译如下：“为了划分动词类属，我们必须进行两种基本区分：1）必须区分陈述活动（*énonciation*）本身（a）与其对象即被陈述的材料（e）；2）必须区分行为即过程本身（c）与其主角中的任何一个（T），或主动者，或被动者。结果，必须区分出四项内容：被陈述的事件即陈述之过程（*procès de l'énoncé*）（c），话语行为即陈述活动的过程（*procès de l'énonciation*）（c），陈述之过程的主角（T）和陈述活动的过程的主角（T），即发送者或接收者。”



潜意识的、迟钝的、沉重的、野蛮的也就是动物性的欲望，这种潜意识欲望是从内心深处升起的）会是原始的，而且需要上升到意识的高度。恰恰相反，却有一种欲望，因为有潜意识，也就是说有在其结构和其作用方面为主体所不知的言语活动，而且因为在言语活动的层面上总是有着某种超出意识的东西，所以欲望的功能正位于这里”。^①

正是为了一方面阐明在言语活动中欲望加给主体的意识-潜意识划分，另一方面也为了阐明欲望与这种划分的关系，现在，我们来探讨以下《提纲》中论述“满足之体验”的部分。^②

在《提纲》中，弗洛伊德首先从必要性开始，推断了次级功能的产生，这种必要性要求组织系统去完成一种“特定的行为”，该行为能够在外部世界引起变化，而无这些变化，内生的刺激作用就不能停止：（例如）促使喂奶动作的出现。这种推理要求一种组织系统具有满足生活之束缚的能力，这就是说，能够完成

① 拉康《精神分析与医学》(Psychanalyse et Médecine)，发表于《弗洛伊德学派书简》(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e)，N° 1，第45页。

②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36-338页。



特定的行为。

然而，虽然弗洛伊德在关于满足的体验一章中指出这种事实，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尤其迎合我们的注意力：人的组织系统，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完全为了活着而存在的，这种系统在其早期不具备对外部世界完成某种行为的任何能力；特定的行为，是他者为他完成的。这种看法，必须引起对特定行为的修改和确定，以及引起对于次级功能的推断所依靠的那种必要性修改和确定。

当有能力助人的人对于无力之人实施一种必要的特定行为时，他借助于他的各种反射可能性，便能够在自己体内直接实现消除内生刺激物所要求的東西。这种过程的整体构成一种“满足的经验”，该经验在个人的功能形成之中具有最重要的后果。实际上，在系统中，会出现三种现象：1. 一种持续的释放，这种释放消除在 $W^{\text{①}}$ 上引起不愉快的张力；2. 与对一对象的感知相应的投入，这种感知发生在脑皮层的一种或几种神经元中；3. 脑皮层的其他点接受在特定行为之后由反射活动的开始所引起的释放预告。在这些投入 (2)

① W 代表感知系统，即德语 *Wahrnehmung* 一词的词头字母。



和(3)与原子神经元之间建立了一种坦途(原子神经元是在张力累加的时刻被负荷的)。^①

由这种坦途得出这种结论,自张力状况或欲望状况重新出现,负荷也就传给了两种记忆,并使其重新活跃起来。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正是对象的记忆映像首先被再次活化(réactivation)过程所损害。

我确信,这种反作用力首先提供可与一种感受相类比的某种东西,即一种幻觉。^②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确信在表面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概念基础上的;因此,正是这种概念在最后时刻引起了我们所谈到的修改,这些修改涉及到特定行为的确定和初级功能的派生赖以建立的那种必要性。

关于人的特定行为的新定义,就是弗洛伊德后来在他的第52封信中借以提出他的公式的那种定义:

① 坦途(frayage):弗洛伊德用该词来指刺激从一神经元向另一神经元过渡中具有较少阻碍的途径,刺激都是选择经常保持较少阻碍的途径来传递的。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37页。——译注

② 《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38页。



歇斯底里式发作，不是一种释放，而是一种行为，这种发作保持着任何行为再现快乐的一种手段。^①

快乐来自何处？来自对象被期待的地方。但是，在快乐被期待之处，它是幻觉性的，而且，神经元系统的初级功能正在这一方面，当然，初级功能包含的危险也在于此。

由此，便出现了次级功能的新的推论方式，它是建立在一个第二系统的必要性基础上的，该系统不与初级功能对立，以便确保活人的自然适应性（这犹如在一动物组织系统内所出现的情况），但是，该系统却又与活人所固有的不适应性相对立，甚至于纠正人，因为人从其自己的斜坡上正滑向诱饵、滑向错误。

然而，这种纠正是很脆弱的，而且，它受初级过程的支配。因为，按照《提纲》的观点，质量并不是某种这样的东西，它能深刻地告诉我们现实就像是对于本质的一种掌握。这个系统所具有的东西，就是一种现实指示或质量指示(indice)，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动力释放。一旦初级过程蔓延到手上，直至出现幻觉，上述指示便会产生，并且，在紧随指示所开启的反射行

① 《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192页。



为而出现的灰心之后很久，自我才介入。换句话说，次级过程只有在初级过程首先减弱的条件下才会成功。原则上，初级过程是至上的。

也许由于现实是不稳定的（因为对显示的肯定几乎经常是匆忙的），因此，为其开辟各种途径的指令是专横的。因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要正确地估计弗洛伊德的观点中所包括的对于现实的争论内容，这种争论，任何哲学系统均不曾比得上。这种争论不停留在双重主观性方面（弗洛伊德就使现实服从于这种双重主观性），同时，它还使感觉器官既像“筛子”又像“银幕”那样发挥作用；这种争论也不停留在把对现实的估计分配给主体方面（这里的主体是具有意识的主体）或分配给思维方面——这是一种舒适的解决方法，它到头来供养这种现实，而不是否认现实。争论的动力存在于表象的强大威力之中，因为弗洛伊德在肯定初级过程的原则性具有最高权利时，使表象摆脱传统上属于它自己的那种认识功能，以便把表象变成与世界有关系的苍白恶魔。^①



诱饵的这种强大威力是怎样介入的呢？表象的强

① 传说中奸污熟睡妇女的魔鬼。——译注



大威力借助什么渠道移接在人的原始无能之上的呢？

是借助于喊叫，弗洛伊德写道：“人的组织系统，在这些不成熟的时期，是不能引起这种特定行为的，这种行为只能借助于外在力量才能实现，而且是在很了解情况的人的注意力转向儿童状态的时候。儿童曾向他发出过警报，因为有一种发生在内部变化（例如借助儿童的喊叫）途中的释放。释放的途径因此而获得带有极端重要性的一种次级功能：相互理解的功能。于是，人的原始无能变成了一切道德动机的原始源泉。”^①

我们下面将看到，弗洛伊德为这种理解划定了一种界限：有能力助人的人，不可挽回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全力去理解主体，另一部分一直是不明确的。

为了建立这种“对于他人的情结的划分”（我们将不时地论述这种划分）与“词语表达”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在《提纲》第三部分以下列语句重新探讨了喊叫的功能：

首先，有一些使人喊叫的对象（一些感知），因为，它们引起一种痛苦的忍受。一种声音（它同时引起主体本身运动的动力映像）与本身就是一种情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36页。



结的一种感知结合，可以增强对象的“对立”特性，并能引导注意力转向感知，了解到这种情况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我们自己的喊叫把对象的特性分配给对象，相反，由于我们的忍受，我们不会获得任何在质量上是清晰的概念。^①

他根据这一思想做了这种推广：正是在我们从别人那里接收一些词语映像即一些词语的情况下，我们从过程中学得某种东西，这些过程就在我们身上，它们在本质上讲就是潜意识过程。

因此，正是借助于喊叫，而且就在喊叫之中，对象（不这样的话，它就会湮没在忍受痛苦的混乱之中）在注意力方面显现为对象。正是借助于喊叫，而且就在喊叫之中，同时有了注意力和某种东西在注意力上的出现。如果不是这样，这种东西就会重新返回其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声的感知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讲，返回其与性质不明确的痛苦状况难以分开的一种“自在”状态。

弗洛伊德把所有的“道德动机”都归于呼唤的叫声，可是，从这时起，他又为什么不承认呼唤的叫声具有在一种意义上是更为咒语式的、而在另一种意义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77页。



有相同性的空虚的心灵一样出现，然而，在这种心灵中，各种再-表现 (re-présentation) 就像同样多的复现一样聚合在一起。如果出现在其行迹中不带来不出现（不作为交替使用的术语，而是从排斥出现的意义上讲）的话，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呢？^①

我们假设，提供感知的对象是一种相似物，也就是说他者：与此有关的思考上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对象同时也是满足的第一对象，接着又是第一阻抗物，就像仅有的救助能力那样。因此，正是在与其邻人的关系中，人学习认识事物。来自这个邻人的感知情结有一部分是新的和不可比的，这便是在可见范围之内的他的各种特征；但是，其他的可见感知，例如其手的运动，在主体身上正与对其自身产生的某些相似的可见感觉的记忆相耦合。对于其他感知也是如此，例如其喊叫声在主体身上会唤起其对于痛苦的体验。

① 这种排斥 (exclusion)，显然不是排遣到虚无之中，而且，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它构成一种损失，该损失把引起欲望的过程当做新发现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讲，当做不可能重新发现的过程）来奠定，与此同时，它在自我表白；换句话说，这种排斥或这种损失，是随着其把表象改变成再-表现来自我表白的；也就是说，它把表象改变成在表现任何对象之前首先表现这种损失的那种表象。



因此，邻人的情结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现为一种固定的结构，而且由于在其自身聚集，便如同事物，而另一部分则通过一种记忆工作被人理解，换句话说，被人简化为对于身体自身的一种运动的预报。^①

弗洛伊德所确定的他者(Nebenmensch)的这种内核(noyau, 与人可领会的任何东西无关, 并带有这个德文词所表明的既同一有又根本分离的内容), 规定给人对其另一个所能掌握或理解的全部内容的这种限度, 即这种界限, 必然而且完全有理由划分主体本身, 因为, 他正是从其邻人那里获得“词语映像”(image verbale)或获得他自我理解的词语。一位在说话的主体, 是他者。^②

这个他者, 如果不是弗洛伊德在我们已经参照过的第52封信中所说的那个他者, 即“史前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他者, 并且是任何人都永远不能与之相比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起步》, 第415-416页。

② 我本该写成: un (a) utre ([另]一个人), 以便从现在起就说明, 这里所说的一对象, 不是根据一对象相当于另一对象的意义来说的, 而是根据拉康博士用字母 α 所表示的这个个别对象的意义来说的, 这种对象与从亚布拉罕(Abraham)以来精神分析学称为部分对象的东西是一致的, 部分对象就是乳房, 阴茎, 以及某些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东西。



的他者”，^①严格地说，就是在表象的平面上不存在但所有的心理过程都在寻找的他者，那么，他又是谁呢？

第 52 封信和我们刚才根据《提纲》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是可以放在一起理解的。它们把我们引导到了“词语映像”即映像的一种彼世 (au-delà) “概念”上；而这种彼世表现了我们在其中的不出现。我们，即是“最初的人”。^②

这种彼世，是一种外部，但它与感知的外部无任何关系，因为这种彼世提出了外部之术语及这一术语所指的内容，这种彼世也是再-表现活动根据快乐原则所围绕的一个中心空白。在这个区域里，存在因其所是的东西而自我表明：一个非存在也作为现实的构成部分，可以看做是“很少的现实”。失去的事物，因其分解为再-表现，因而在这种再-表现的平面上便什么都不是。事物由于相近性 (proximité) 而失去，因为主体就是这个什么都不是 (ce rien)，然而主体却仍然企图成为这个什么都不是的数目。总之，事物是初级过程的动力，也是失败甚至绝境的动力，这种动力由于以追求一种感知同一为目的，因而导致步入绝境。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起步》，第 192 页。

② 参阅 J. 拉康《文集》(Ecrits)，瑟伊出版社，巴黎，1966 年，第 684 页。



有一点是真实的，按照《提纲》的观点，满足表现为（这一点实在太准确了）对于真实对象（尤其是乳房）的操作（opération）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可以停止内生刺激即需要的累加。但是，初级过程的整个危险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它以幻觉的形式采用了假象，这种假象完全按照一种真相指示一种现象或质量；由此，引起了反射行为，同时引起了对于这种反射行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的灰心。换句话说，乳房正是被看做重现对象的表象，才被当做其主体可以自我满足的某种事物来研究的。

不要这样说：主体满足的东西就是一种真实的对象。因为，他不期待去发现它，而是去重新发现它，并且，这种重新发现，不是不顾现实，而是先于对现实的任何考虑，或者说就是在一种中性过程（neutralisation）和总之是在对于现实的一种深刻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危险在于，建立在重新发现之基础上的一种满足，等于是把其规律即其初级规律强加给心理现象。

这种规律出现在、仅仅出现在有言语活动的地方。言语活动使 être^①这个词在成为系词之前首先就是复现，就是复现愿望。因为，一个真实的对象为了对组

① être 一词兼有“是”和“存在”两个意思。——译注



织系统产生作用，无论如何不需要被象征化，也不需要主体对其有什么认识。换句话说，它是真实的这种事实，不足以使它存在。真实可以自足：它先于认识。但是，言语活动的作用在于建立对于存在的一种认识，而且要先于任何认识：对象，在人们对其现实性的任何认识之前就存在了。正像一切存在的东西一样，对象要出现在它被期待的地方和它是这个和那个的地方，而且借助一种无用的但却是必要的加强，出现在它是这个甚至是那个的地方。^①并且，存在的东西，必然是真实的，并具有同等的真理性。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正是在“虚构”^②方面，存在首先得以发挥。因为，

① 正是据此，我们认为应该阅读《科学的心理学提纲》中关于注意力的章节。

② 我使用这个词，是根据本瑟姆（Bentham）所赋予该词的意义引申而来的一种意义。本瑟姆在其《虚构理论》（Théorie de fiction）一文的开始，首先确定了他称之为的“实体”（l'entité），即“这是一种命名活动，其内容包括任何话语主体，为了给这种主体定名，人们使用被称之为名词的这种语法词类”。他区分了感知实体和演绎实体。然后，任何实体，不管其范畴如何，都是真实的或虚构的。他所说的“虚构”实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实体，借助于我们为了谈论实体而采用的话语语法形式，存在性被分配给这种实体，尽管我们不能真正和实际地把这种存在性分配给它”。但是，术语之间没有矛盾吗？一种“虚构实体”难道不是一种“非-实体”吗？本瑟姆说，这种表面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言语活动的本性自身，“这种工具，没有它，就什么都不能被说，几乎什么都不能被做，尽管它自身也什么都不是”。参阅奥格登（Ogdon）《本瑟姆的〈虚构理论〉》，第7-156页。



只有对于说话的一主体来讲，才有存在和对于存在的感觉，而且也因为言语不以**真实**为前提，而仅仅是以言语活动为前提。

然而，如果有一种建立在重新发现基础上的“满足”，那么，这种满足就不仅成了争执性的，而且，如果我们可以说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需要的满足相反的。在真实的乳房来平息内生的兴奋时，需要便侵占了乳房的主体，可以说，乳房正是需要可以真正休息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出现与不出现最终是比邻的，它们可以互相渗入，这个乳房由于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可能还算不上一个影子的东西上——按照《提纲》的术语就是“运动的体块”(masse mouvante)——而把这种东西从其现实状态(hic et nunc)上除掉，最后，这种乳房成了一种神经器官所幻觉的东西，这种神经器官真诚地求助于这种东西，从此也就永远忍受着一种不竭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原因已经失去，尽管其对象无数次被人遇到。这是因为欲望就在需要得到满足的地方开始，因为吃饱的孩子马上又会梦想。但是，不管人梦想好事、大物件或是小物件，他最终只能占领事物或原因的领域，最后，对于欲望来说，除了因为从这个领域退回而成为其确认的能指的东西，没有什么别的“对象”，也没有除了这种确认本身之外的别的满足。欲望即真理。一种尖锐的真理，当其最



终不能在通用的言语活动中自我表白（这并不意味着“发音”）时，便会在被压抑者重新返回的初级过程中使自我感到惊异。那么，快乐成了什么呢？我们下面将看到，不承认这种实际，谁都不能达到快乐。

同样，因为表象正是欲望并非与对象而是与事物、也就是说与解释领域（由此，不是空缺，便无什么可表明意义）的关系得以解决的东西，因此，这便奠定了欲望和欲望表象的离心性（与幻觉这种欲望的东西相比而言），即奠定了其与在我们的意识领域发挥作用的一切东西之间的非耦合性。事物位于基本区别（在这种区别中，任何发现都是重新发现）的斜坡上，由于欲望置身于事物之中，因此它便成了与任何发现脱离，从而像一个失落物体一样在“感知与意识”（弗洛伊德语）之间，或按人们现在的说法在“肉与皮”之间重新滑动的东西。因此，我们无法成功地借助在唯一的平面上进行神经元投影（正像弗洛伊德的意图所表明的一样^①）来说明欲望。为了使这样的投影成为合适的，就必须表现这样的数量，它借助于由另一数量投入的一些神经元来投入一些神经元，而另一数量又

① 人们知道，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



是另一些神经元来表现的，以此类推。^①

概言之，如果言语可以精炼需要，如果定名活动是从定名者和被定名者的蒙昧之中、或从可能是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持续性”^②的东西之中来得出定名者和被定名者，以便这两者既在一起又同时分开，那么，言语也就同时在形成一个本体的非存在点。但要说明这是定名者的点还是被定名者的点，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不是专门来定名它的。

初级过程的完全潜意识的特征，来自这样一种情况：第二系统（即自我系统）犹如一个系统的已经转向世界的那个面，而这一系统却已经由另一面转向了事物，就像转向了对于幸福的一种不可能的象征饱和即一种不可能的获取。

事物就是割断。与幸福割断，但也是在与世界寻求联系，人在此不能找到一种逗留场所。

因此，为了把人重新引导至此，为了使人把其永远是急切的欲望保持在表象中（只需这种欲望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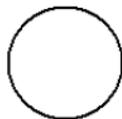
① 拉康曾用图表来说明我们刚才描述的主观结构，图表中，有两条线分别对应于陈述的平面和陈述活动的平面，欲望就位于两线的分离点或接合点处。参阅《文集》中《主体的颠覆与弗洛伊德潜意识中欲望的辩证法》一文。

② 因此，弗洛伊德在《提纲》中提出了真实事物的概念。参阅《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第332页。



破灭而又不停地再生和表现出不满足),为了与其存在联系起来(这种存在作为空缺的存在,不能与不管什么样对象等质,尽管我们的全部的自恋冲动是那么热烈),便加给他一种克制态度,我们下面会看到,这种态度从总的方面看相当于在要求与欲望之间所做的一种选择。

精神分析学在伦理学方面引起的颠倒,从下面的断言中可以看出:至高的幸福是不存在的,母亲是禁止的。





2

阉割情结

母亲的欲望，因其欲望是被禁止的，所以人们正倾向于把其仅仅设想为（在此，我们已触及到至今尚带有心理学主义色彩的精神分析学的任何概念化活动的界限）一种对象关系，即设想为一种对于母亲的性欲，或者说母亲就是这种性欲的对象。

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弗洛伊德说得是对的，即男子的基本欲望或者说其受压抑的欲望就是对于母亲的欲望的话，那么，人们就可能难于理解，为什么那些在光天化日下表现出乱伦欲望的人，并不就是和远远不是那些对其治疗可以是最短的人。然而，这正是——一种事实，人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与这样一些病人打交道，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处于——他们在此是可以得到分析的——焦虑折磨之中，这种焦虑是主体在其意愿的极限状态之中所感受的并非与



其母亲分离的、而相反是那应该把他与母亲分离的禁止界限即将崩溃时的焦虑。^①

有一点很说明问题，那就是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情况有时是以主体面对自己的废除状态(abolition)所感受到的一种焦虑形式而单独出现的，这时的主体就像是说话主体。

这丝毫不奇怪。因为，要求是言语的初级形式；人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要求，就没有能指”，这与人们说的“没有波兰，就没有波兰人”一样。一种新的必要性重叠在所有的“生活之必要性”(Not des lebens)之上：可以把要求之领域做这种限定：人所要求的，人在听任自己时只能要求的，最终是失去某种真实的东西。但愿爱的技术不去考虑别的目的，而只考虑安排对象的不可接近性，直到我们可以把这些技术确定为中断爱的技术，奉承之爱证明了这一点。

母亲是禁止的，^② 因为对于母亲的欲望的满足意

① 焦虑(angouisse)：是内心无安全感的一种不高兴状态，它同时使欲望和防御在一主体上出现。在一种快乐得到满足之前，它表现为由欲望的压抑或快乐的突然中断所带来的一种情感。焦虑的性原因为其提供了多种涵义，这些涵义与人的成长的不同阶段相关联。——译注

② 此处，我最好说是乱伦，这是母子之间的乱伦，对于这种乱伦的禁止被交换理论搞混了，尽管这种理论以叫人满意的方式解释了父女之间的乱伦禁止，父女之间的乱伦与母子之间的乱伦无任何可比之处。



意味着要求的结束和把大家从要求中废除：^①或者，主体同意这种放弃，即同意他不曾应承过这种债务，并且从这样建立的空缺出发，欲望将能够转向对象，将能够与要求汇合（主体把他的信任就投入这种要求之中），一句话，将能够被看出来——而法则最终的意思，只能是人们必须把偏爱给予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给母亲；或者，主体拒绝放弃，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将永远是对于事物的要求或对于另一事物的要求，^②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对一种剥夺的要求——主体将经常忍受“空缺充斥其身”的那种焦虑。正是在这种双重层面上，拉康要求我们在弗洛伊德把焦虑的显露描述成“分离”信号的各种情况里重新考虑焦虑：与母亲乳房的分离，与被视为对象的母亲的分离，与阴茎的



① 参阅《精神分析学的伦理观》(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拉康在这次讲课内容中暗示，人们可以把十戒(Décalogue)的规定解释成其目的在于维持男人在其各种欲望中必须保持的距离，而无这种距离，言语也不能得到维持。由此，禁律(prohibition)不是陈述的事实便获得了含混不清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此已触及到道德规则的界限问题；弗洛伊德在揭示道德规律的超我起源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搞错。

② 人们知道，作为强迫性的未来者的儿童，是借助于“过渡的”要求来引人注意的。



分离，最后还有与其对超我^①之爱的分离。对于母亲乳房的恋着是没有什么焦虑可言的，但相反，乳房的临近却使儿童产生焦虑。并不是母亲的出现与不出现的交替在使儿童感到焦虑（相反，儿童在其活动中却很高兴再现这种交替），而是母亲在其“不离开孩子时”使孩子产生焦虑。只是在有意愿、也就是说在正好是母亲的欲望出现的地方，才有阉割情结的焦虑。最后，在与超我的关系中，担心过分成功则跃居首位。在所有这些情况里，令人焦虑的不是空缺，而是其依托物（appui）的缺少。

但是，要解释清楚母亲的欲望，就必须指出分析在揭示乱伦立场的疯狂性根源方面为我们发现的东西，即：这一立场越是在一主体身上得以感受，它就越几乎成为一种欲望的活的傀儡，而母亲则是这一欲望的主体。换句话说，对于母亲的欲望，得到了对于

① 伊德、自我和超我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系统的二次理论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伊德（id），又译“本我”。伊德构成人格的冲动极，其内容是潜意识的。从经济观点讲，伊德是精神能量的储存库；从动力观点讲，它与自我和超我产生冲突。自我（moi），是从伊德分化出来的。从动力观点看，自我代表人格的防御极；从经济观点看，自我起着各个过程的连结作用。自我本身的动力来自伊德。超我（surmoi），被认为是精神系统中的判断、检查和禁止阶段，是人格中的“道德意识”。超我是由自我的一部分产生的，它分为“自我典范”和“良心”两部分。——译注



她的欲望的一种欲望的支持。由于这后一种欲望在对象看来是难于理解的（况且，母亲本身就不理解，因为它是潜意识的），所以，对于欲望的欲望，最终归于一种要求欲望。奉承之爱显示出这种结构：其过程越来越追求创造人们可称为“一使人恐慌的对象”的东西，也就是说，创造这样的对象，其各种要求在经受考验时，趋于在残忍性方面不再有界限。同样，要想更好地确定神经官能症患者位置的特征（但只是在能指的某些作用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显示出突出的时候，才出现这种叙述中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问题），就必须说，主体试图使自己的欲望符合于他者的要求，直至其欲望的实现最后归于一种这样的要求：他希望他者向他要求某种东西。他者的欲望在不简约为要求时总是可怕的，听任这种欲望困扰的焦虑，反而在准神经病患者身上变得极为明显。

对于欲望的欲望，这是一种被爱的欲望，它接受完成之形式，我们下面要谈到，在为反射映像确定某种投入的同时，分析推理通过什么手段把欲望描述成



自恋^①式的。如果爱，就是一直想被爱，或把自己确定为是可爱的，那么，满足这种欲望的一种简单方法恰恰就是……爱。从有情人到被爱之人的这种替代，正是拉康所阐明的正移情^②的动力。在自恋控制力比多^③经济的情况下，对象只是在自我反射的时候才得以选定：“在我注目对象时，我看到的是自我。”对于对象的爱，即理想的爱，与主体为自己承担的爱是可以互换的。

但主要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场所论的必要性）是，连接主体与其自己的映像、连接其对于各种关系的这种爱情关系，本身就是由真实的他者正向他或已经向他表示的爱情关系所调解的一种关系；拉康在谈及在镜子里面的儿童总是转向抱着他的那个人的动作时（就像要从该人那里接受确认这种映像的一种表示，而他自己也需要把这种映像确认为

① 自恋 (narcissisme)：原取自希腊神话，一名叫那喀索斯的美貌少年，对水中自己的倒影产生了爱情，最后憔悴而死变为水仙花。早在1898年，该词就用来指一种反常行为，弗洛伊德用它来指同性恋的一种特征。——译注

② 移情 (transfert)：指在精神治疗中潜意识欲望借以对某些对象得以实现的过程。这种过程主要是以明显的现实感受来重复儿童时期的原型。正移情是指对医生产生依恋、信任或爱等感情。——译注

③ 力比多 (libido)：又称性力本，它是一种能量。弗洛伊德把它确定为性冲动的各种转换的基础；荣格把它确定为一般的“心理能量”，它出现在一切欲望倾向之中。——译注



属于他的)，说明过这一点。问题仍然在于，这个人，这位证人，永远不会完全归并为他的内心化的形象，就像爱情和初次倾靠之前的那另一种形象。这个人继续是邻人，其意愿的核心仍然是难以理解的，对于他的意愿，孩子曾不停地思考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停止思考。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刚才强调的中介缺少，如果男人对于自己的映像的激情是一种无中介的激情，如果其欲望的真理不是成于另一场所即他者的场所，^①而是按照黑格尔的公式归于“识辨的欲望”，这种欲望出现在想像的对立之皱褶之中，并且只为主体（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留下具有纯粹魅力的殊死斗争的出路，那么，借助言语的任何中介的可能性都会被排除，而了解一种分析是怎样才是可能的问题，很可能是毫无答案的。同样，赠品或赠品的交换之所以在有机会时能解决相遇时被感觉到的这种冲突，^②这是因为这种相遇不包括两个完全对立的词，即两个自

① 这里的所有格具有同位语的意思，就像在“巴黎城”这种情况中一样。

② 冲突 (conflict)：指人的内在要求的对立状况。冲突可以是明显的，例如一欲望与一道德要求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潜在的，它可以以变形的的方式表现在明显的冲突之中，集中表现为症候的形成、行为的紊乱、性格的紊乱等。精神分析学认为冲突是人的构成部分。——译注



我，而可以包括任何第三个词，并且，如果不是已经有了法则，这种冲突就永远不会出现：这种冲突被称为贪欲（convotise）。

事实上，这是把分析引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而不是在坚持这样的看法，即被分析者没有另外的考虑，或最后的考虑，他们考虑的只是某种“自恋扩张”。这就等于把自己关在了移情把他拖入的那个死胡同里（因为随着他倾向于对于爱情的他者感到满意，他只能屈从于对其优点和不足的一种毫无结果的提问），而不是告诉他，他想要分析者把他看做其欲望的对象，也不是相信人们就是以此来分析移情。而人们只效力于组织一种具有魅力的幻觉，这种幻觉的动能是安慰患者来对付其正好成为分析者欲望的对象，而尤其是其性欲的对象的。

确实，从其一个方面来看，移情具有这种绝境特征，或者按弗洛伊德学说的说法，它具有阻抗^①特征。从这种角度看，对它的解释便属于一种真正的修正。例如，一位女患者说出这样一句话：“人们在餐食其所爱的东西”，并补充说：“您在餐食我，因为您爱我”。我

① 阻抗（résistance）：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人们用该词来指被分析者不肯承认其潜意识欲望的行为和言语举动。弗洛伊德将该词做了引申，指对于精神分析的发现所采取一种对立态度，因为这些发现揭示潜意识欲望并使人忍受一种“心理烦恼”。——译注



们看来，这里只需改成“因此，您爱我”就可以了，以便女患者重新进入真正的分析路径之中，即关于他者（在此为分析者）的欲望的询问的路径，这种询问，同样是对其自己欲望的询问。

但是，正是根据这样的一种询问，移情才开始进行，并且移情之爱才发生（因为这种询问有可能是忍受不了的），甚至于就是根据主体具有“确定性”的一种位置，而在这种位置中，主体至少代表某种东西。他所代表的东西，他并不知道。因此，还是像弗洛伊德的学说所主张的那样，移情不仅具有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阻抗特征或关闭特征，而且还具有开放特征。证明便是，人们为了解释而等待着它。它以这种特征而成为“潜意识中的东西的行为”（拉康语）。

那么，对于潜意识中的东西，分析据此为我们揭示了什么呢？自恋十足地是一种防御。但是，男人用来以自我防御的这种身体映像——正如人们所说和所写的那样——同样也是他以此（而不是以其灵魂）来思考被称作其存在的另外的某种东西。

换句话说，分析者所揭示的和弗洛伊德的欲望观在思考方面比黑格尔的欲望观更为开放的内容就是，在理想的自我层次发挥作用和使主体从一种被俘状态跃到另一种被俘状态的所有反射的一致性，全面地依靠另一种被压抑的、象征的而非反射的一致性，这种



一致性构成自我的理想，^① 并且它在解释时刻以一种思维形式、即以^②一种愿望(voeu)形式出现在潜意识之中，这种愿望准备好在通常的言语活动中被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此刻，欲望就是其解释。^②

例如，这种情况是不罕见的，即人们与一位女患者打交道，而这位女患者的爱情选择却落在了一些合作者身上，这些人能“满足”使她失望、更准确地讲是欺骗她的那种条件。有时，人们最后发现，在相似的情况下，对象被这样的爱情所爱，这种爱情补偿女患者在其看见自己排泄的粪便时所失去的那种爱。其排泄的粪便，这时似乎被认为已不是其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力比多位置，它无时不与使父亲阉割的愿望有关，这种愿望必要时可以解释为：“我不喜欢对象身上其他东西，而只喜欢我希望被爱的原因。”这种力比多位置，意味着女患者并不处于其欲望等待她们的地

① 反射的一致性(理想的自我)和象征的一致性(自我的理想)，在我们看来，与分析学说所指的投射和摄取是一致的。

② 参阅前面论述对于欲望的欲望之内容。换句话说，欲望，即“绝对的条件”，在最初就已经属于爱情，因为，空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存在的空缺，我们下面将看到，这种存在的空缺根据其在男具里的象征过程而得以保存，或者(这种表达是严格相当的)根据其如同象征性阉割的组织而得以保存。我们的介绍在此仅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欲望所带来的这种爱情份额总是被人重新感觉为其不肯承认的一种冲突之爱呢？



方，并意味着其意识的欲望并不就是按一般所言她所相信的那种生殖欲望。她感觉到，她的存在的空缺与根据爱情所内在的替代而被爱的存在相比就像是一种失势 (déchéance)，而且这种空缺的存在，^① 这种空缺在从她身体上失去并去向不知何处的一部分中得到象征，该部分从此便无意识地发挥作用，类似于轴心 (axe)，类似于空的物体或类似于一欲望的灵魂，该欲望仅以患者发现不了这一部分但却又重新发现这一部分的方式来延续。正是在一种寻求的内部（这种寻求在该术语所接受的所有读解方式中就是对于一种空缺的寻求）和在一种空缺的内部（这种空缺在自我的[肛门期的]理想的一种基本一致性中得到明确），出现任何在其历史中属于热恋^② 的现象。她对于事物的

① 与被爱的存在相比而出现的差别，在儿童于肛门期相反“被溺爱”的情况里，仍然可以被重新感觉到。由此，导致这个阶段对于教育变化而出现独立性。

② 在此，我可以依靠一种风趣话，例如引用 A. J. 格雷玛斯（《结构语义学》，第 70 页）的一段风趣话：

这是一次光彩夺目的交际界的晚会，非常出色，客人们都是精心选定的。有一阵儿，两位宾客去平台上换换空气：

——啊！一个人满意地说，多好的晚会，你说不是吗？饭菜真香……加上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你说不是吗？

——这个，另一个说，我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我还没有吃呢！



寻求，她必须以对于另一事物的一种寻求的必然是令人失望的形式来追求它。这是一种无休止的寻求，除非把女患者引导到（按拉康的另一词语游戏的说法）我们可称之为其非-尊严的地方。为了使主体不再永久地回避对其欲望的呼唤，就必须经受某种东西，而确定这种东西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阉割。

显然，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在于暗含地提到了总之是低贱的出身一事，人以这种出身获得了吸引他的条件的各种色彩。这个例子似乎已经可以使我说出风趣话在何处使分析者感兴趣：就在他发现场地之处，这种场地当然要由对于能指的某种使用来确定，在这种场地里，无需有人说某人想起了一种真理（当然是被掌握的真理），这种真理就是自己被人想起来了，不这样，就没有风趣话，而只有纯粹的粗话。但是，这种风趣话也出现在一种健康的遗忘之中。于是，拉康比较了风趣话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和与取决于某一要求的满足相类似的一种满足，这种要求成功地接收者一侧得以自我表白，完全像发送者在先想让接收者所理解的那样——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等于是说这种快乐与一种抑制的取消是对应的。拉康在此补充的内容是（但这比弗洛伊德的文章本身所带来的内容要多些），他过分地从弗洛伊德的意见中得出了结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快乐总是他者的快乐，因为尽管主体是单一的，但他也会在自己的话里找出一种快乐，即是说，他也占有接收者的位置。从拉康方面来讲，这是一种并非无用的事业，但这一事业是在分析者们必须对言语的功能有所理解的情况下才被人承认，而这一点则出现在必须在场地之内恢复精神分析经验的时刻。这种场地便是言语活动的场地（参阅拉康《精神分析学中言语与言语运用的功能和场地》一文，见《文集》第237-322页）。



如果有一种说法，分析者据此所做的任何尝试都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疑虑，那便是这种教诲：母亲借以把孩子引入象征范围的途径只有一条，或者母亲那里只有他可以接受一种方向，即从母亲的阉割情结到他的那种方向，因为他代表她所失去的东西，特别是男具。^①而且也是因为他为母亲而代替这种损失，母亲才对此感到满意。

这种损失是她所从未有过的东西的损失。因此，像母亲的行为不会进入“反常”^②的意义一样，这种“完全失去的”（正该这样说）对象的映像，在她看来也永远不会归并于儿童的映像。同样，儿童尽力在自身再现在其成长过程的未成熟阶段他只能看做是一种谜的东西，也是徒劳的，这种谜就是他为母亲所代表的那种东西，就是他被爱和感到被剥夺其存在本身的那种原因：即一种不出现，这种不出现在母亲的出现中被重新感觉到，而且使他觉得他在这种出现中永远不是孤立的。在这个阶段，在以母亲的阉割情结为中心而

① 男具 (phallus)：又直译为“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像”，这个词应在象征意义上理解，而很少直接指真实的生殖器官，比如它有时就是指父亲的权威。“菲勒斯中心主义”在拉康的关于主体形成的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译注

② 该词此处的使用意义与弗洛伊德把它用于达·芬奇研究中的意义相同：参阅《作品全集》(Gesammelte Werke) 第八卷第 137-188 页，或标准版本第十一卷第 117 页。



形成他的存在之空缺这种意义上，他的欲望就是母亲的欲望。这正是他所不知道的意义，因为他不是和象征领域的科学与生俱来的，他必须被引导而进入这种科学。但是，这种意义不需要等待他的知识，便可以以“隐藏意义”的形式显示给他。

因此，孩子正是从他母亲那里（她由于要满足他的要求而在孩子面前显示出具有无比力量的属性，就好像由她来赠予所有的东西，由于她的出现是在一种不出现的基础上升起的，因此，她在孩子看来便带有包罗一切的属性，就像是各种物品的场地和容器），期待着他赖以感到被剥夺的东西。这种期待会立即转向对于这个或那个的要求，而不需要任何真实的对象构成对于与一想像对象难以分开的一种空缺的恰当回答。而且，母亲越是把其与孩子交换的主要东西置于被称之为她的关心的平面上，母亲就越是使孩子失望，而不管她为这惟一的赠与所使用的风格如何，这种赠与在必要时会使孩子满意，并且这也不是她所有的东西的赠与，而是她所没有的东西的赠与，我说，就是其空缺的赠与或其爱情的赠与。更准确地讲，母亲侵占孩子的象征价值，因为她以她的出现而显出价值，仅此而已，这种出现从来不像在空缺给予她的非物质性里那样纯粹，而且，这种出现可以使她从此便毫无阻碍地以恋爱的关系的能指来发挥作用。这种象征价值



是“善良母亲”概念的真正内容，不可与患者们所说的“养母”混为一谈，那些患者必然不了解象征秩序的作用，他们尽其所能来自我解释，也就是说以想像来自我解释。^① 实际上，无任何赠与（即使是爱情赠与）可以完全缓和象征的不饱和性。一种开放性总是存在于愿望在呼唤爱情方面非常活跃的地方，因为这种愿望就从这种呼唤中接受其无条件性。

孩子的欲望从所有格的主体方面讲就是母亲的欲望，这一情况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种融合（除非在幻象^②中），也不是以难以名状的某种初恋（同一幻象的另一种说法）的符号来形成的一种互补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一直由一种空缺作中介。^③

这一空缺是每个人内在的，它对这一侧和对另一侧都是一样。按照拉康的意义，或按照拉康的一篇寓言来理解，几只盛芥末的坛子，尽管它们不同，但若

① 在我们现实，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是否就是在重复精神分析学家们说过的话。

② 幻象（fantasme）：一种想像的映像，在这种映像中，主体由于各种防御而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幻象出现的方式有多种：意识幻象或白日梦、潜意识幻象（例如通过分析揭示的一明显内容的潜在结构）以及原始幻象。 译注

③ 即便是在子宫内存在的过程中，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也不属于相依为命，而是属于寄生。参阅下几页内容。



把一个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它们在相同的空间中包含着相同的真空。

正是在此，我们对于事物的考虑找到了其效用或其目的。指引我们做这些考虑的，就是我们不想让这些问题后退：在孩子身上展现的，取决于在其父母身上展现的，但在其父母身上展现的又取决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将不时地重新活跃起来，只要在关心母子关系时把这种关系与对于使人的存在成为其所是的那种能指的参照分离，与这种存在被象征秩序所选定成为的东西（不包括其历史的偶然事故和他在其父母看来将是受欢迎的或不受欢迎的东西）分离——而实际上，正是这种象征目的是其欲望问题注定把主体引导到起源问题的原因：只有在我被指定为我可以成为并从此我必须成为的东西的地方，才有回想。换句话说，在这些考虑中，主要的是要在母子关系中搞清楚更为具体的内容，即其对于一更合逻辑和更为原始的结构 of 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取决于拉康称为“在能指链的构成成分中获得主体”的东西。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结构，以便密切地注意该结构在精神分析经验为我们发现的事实中得以实现的方式。在言语行为中，主体在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能指可换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以此来指一个是可以代替一个不或反之以一个不来代替一个是的现象的话。总



之，他在体验在他看来是无法掌握的一种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在无任何人来确定的地方得到确定。同时，他还注意到，他在这种行为中正实现着他自己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只有在依靠言语的传递时才有意义，而且它就是言语活动称之为其存在的东西。

但是，与主体身上躲避对其掌握（即说话中的衰减作用）的东西建立的关系，同时是涉及到其意愿及其存在的一种质问关系，这种关系不能自我构成，如果一种答案不是已经在一种能指中被指出的话——这种能指的特殊功能是在主体昏厥的地方来代表主体，在这种地方，没有任何发音的能指即言语概念（Wortvoratel-lung）保证其存在，也不能保证能指的连续。^①换句话说，在主体说话时，若没有一个集中了在主体的陈述中已经预告的内容和他不知道的一个能指的话，主体便不能对其自己的划分（“如果你没有找到我，那你就不曾找过我”）感兴趣，而言语，如果它还是可以设想的，那么它就会归于一种纯粹的发音。更彻底地讲，如果没有这种能指，空缺就不可能存在，以致我们可以把这种能指视为划分或割开的原因。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能够承担这种能指的功能，因为任何

^① 参阅拉康《主体的颠覆与弗洛伊德潜意识中欲望的辩证法》，《文集》，第 815 页及以后几页。



实在的对象尽管其是可发音的或可指出名字来的，但只是对于要求来讲才是对象。实际上，缺位与从身体自身分离和脱离的部分一起突然出现，我们这就来阐明这一部分是如何确定的；这空缺的部分，除去任何其他作为现实存在的对象，就像是某种东西的能指在发挥作用，这种东西由于它在能指链中被采用，因而与主体的存在脱离。这种能指，正如人们所说，它不是“非词语的”；但是，言语却不能发出它的声音，尽管这种能指在言语活动系统中是可以发音的。^① 他者的场所（我们至此已经以可以说是否定的形式把它确定为另一场所），也是这样一种场所，其中，身体上有损失标志，肉体变成了肉质读本；他者，就是身体。精神分析学家们所称的“解释一种冲动”，就在于告诉患者他在和什么说话，就在于（我们可以说，就是在同样也是存在之话语的他者的话语平面上）为他重建编码的所有构成要素。每一位分析家都清楚，在其隐喻

^① 参阅弗洛伊德 188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器官麻痹与歇斯底里麻痹的比较研究的几点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器官根据其从通常语言中得到的名称而获得的划定，与歇斯底里的症候有关。



的操作中，他是在对身体说话。^①

对于“分离部件”的确定，或者对于用来表现主体与能指链的关系的功能的那种割断的确定，取决于主体在其理解他者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在口唇阶段（phase orale，在这个阶段，他者以需要的他者出现），要求在主体身上引起的开放性（béance）被确定为全无，而且，欲望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正趋向于这种全无，一如他趋向于另外的场地，既不出现之场地，甚至就是预先废除的场地，赠与就出现在这种场地上。^②但是，更为一般的是，正是在一种失去的对象或其主体丧失了其自己一部分即乳房的对象中，欲望找到了它的坐骑。分析现象学把乳房看做置于母亲胸脯上的一种器官，这种器官更属于婴儿的属性，而不属于母

① 参阅埃拉·夏普（Elle Sharpe）的文章《关于隐喻的审查》（An examination of Metaphor），见于罗贝尔·弗利斯主编的《精神分析学读本》（*The Psychoanalyse Reader*），伦敦，霍加思出版社（Hogarth Press），1950。拉康关于隐喻的理论，与埃拉·夏普所提倡的理论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任何隐喻的字面意义是破坏不了的，这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也是这种情况一样。当我说：“我要你的心”，我针对的完全是内心。拉康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在指出欲望与能指的主要联系的同时（这种能指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结构加给了欲望，因为从本质上讲，能指是一种不出现之能指），我们要把欲望看成是在一种组成性升华（*sublimation constituante*）中产生的一种构成（*formation*），这便是其基本“反常”的动力，拉康在《文集》中曾多次论及这种反常。

②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拉康在其《文集》第628页有关精神厌食症（*anorexie mentale*）的论述。



亲的属性。同一个对象，他者看来是乳房，而在主体看来却是其躯壳的等值物。实际上，主体在出生时，正是与这些躯壳而不是与母亲分离。在此，我们的观点与自弗洛伊德以来许多分析家而尤其是伯格雷（Bergler）所主张的观点一致起来了。

在肛门期，空缺围绕着一种能指来组织，该能指就是他者的要求的能指，而不再是对于他者的要求的能指。弃之于焦虑中的一种对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人们回想经常落在他身上的赎罪功能时，它便在此处于首要地位。这个阶段，正好就是赠与的阶段或祭奉的阶段，但同时也是隐喻阶段：一对象代替另一对象。

男具代表着这样一种器官，它既不是完全被分离的，就像乳房一样，也不是可以分离的，就像阴茎龟头一样。从这点看，它似乎不适合用来说明从主体的存在上产生而在言语活动的作用中又像是其非存在的那种东西。只是，如果孩子在理解母亲的欲望中，可以自由地用他有的东西即真实的东西例如其阴茎来解释这种欲望的话，那么，母亲的欲望就会按照要求的模式来结构。从相互关系来讲，快乐器官就像是这种要求的对象，也就是说，完全像是可以分离的。有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他们想像他者一心要从他这儿取走“这个器官”，就属于这种情况。在相同的情况下，姑娘可以随意地想像她具有被人嫉妒的对象。实际上，



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人向男人一样服从于相同的毁形幻象。^①使她在这一方面保持相对沉着的（但这同样是使她对于规范的遵守变得更加微妙的），就是（尽管她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器官）她断言人们不会从她这儿取走！正是这种原因，拉康说，唐·胡安^②这个人物，从难以驳倒的定义上讲，就是一种特定女性的幻象。

如果关于乱伦的禁止法则就像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能指一样在发挥作用（对于男孩子来讲是在与男具一致性意义里，或者对于女孩子来讲是在把男性生殖器给予女孩子的意义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为欲望确保一种对象，该对象效仿前面的两种对象 α ，^③可以起到欲望的根源、原因或起因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在拉康的学说中指出了男具，因为它是以 $(-\phi)$ 或阉割情结来确保其生殖方面的欲

① 参阅 S. 拉多 (S. Rado)《女人的阉割恐惧》(Fear of castration in women)，见于《精神分析学季刊》(Psychanalytical Quarterly) 第二卷，1933。

② 唐·胡安 (Don Juan)：传说中的放荡人物，以诱惑女子出名。对他的完整记载，最早见于《塞比尔传闻》(Chronique de Seville)：有一天夜里，唐·胡安杀死了在此前被他诱惑的一个女孩的父亲骑士厄洛亚 (Ulloa)，正是在埋葬这位骑士的方济会修士院里，一些修士把唐·胡安骗到那里并杀死了他。后来，修士们则说，他是来厄洛亚坟前诅咒时被显灵了的厄洛亚塑像拖入了地狱。这个故事后来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题材。——译注

③ 请见前面内容。



望。反常的起因在于男具的位置性。符号的颠倒，不意味着主体将使男具存在（男具不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它在男人身上已经存在，因此，正像拉康指出的那样，强有力的性别从反常的角度来看，亦是最无力的性别），而是意味着这样的情况，即由于一种出场情景按照转喻的方式提及它，主体便将使它成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类似的一种失去的甚至隐设的对象，即如同对象的彼世。

因此，债务正是围绕着男性生殖器的能指来形成的。^①换句话说，在男性生殖器阶段，即在孩子发现其母亲的空缺实际上与男具有某种关系的阶段，空缺就组织为阉割情结。与弗洛伊德理解的原始部落神话中出现的情况相反，这种阉割不需要是真实的：因为俄狄浦斯欲望是在一种“未成熟的”年龄出现的。但是，恰恰因为能力空缺（而且并非只在孩子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男人生殖器官不是一种螫针的话），男人才使最大能力活跃起来。因此，一种象征性阉割（因其对象是想像而成的）就足够了。要是是一个女孩子的话，她没有她恰恰是从未有过的东西。要是是一个男孩的话，他

① 因此，我们这样写：法则 (Loi)，在我们看来并不主要是乱伦的禁止法则，而主要是这种规律 (loi)，因为它在潜意识中的作用就像是一种象征性阉割情结的规律。



具有男具即可以使用这一生殖器像的条件，是只要他不是这种男具，也就是说只要他放弃等同于一种对象——这种对象即使真正为母亲所缺少，但作为一种真实的对象却又不为她所缺少。^①换句话说，存在的空缺在生殖欲望方面和在一种债务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基础，这种债务就是任何“支付”所加重的债务，既然主体只应把这种空缺归于债务（因为这种空缺就像是阉割，其不可见的特征为自己确定了和有男具的不可能性，而这种不可能性，对于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因此，这种债务是一种实际债务，我们将不会惊奇地看到，这种实际以不具有可能性的判断方式在复现着，《梦的解析》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证：“你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父亲”，“你把一种死归于本性”，等等。

如果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只产生男性生殖器的涵义，那么，主体就将局限于其不够与足够的类似妄想狂的一种质问。因此，在男性生殖器阶段，法则必须找到某种依托。真实存在的父亲的功能，在这一点上，

① 我们在此提一下拉康对于各种空缺所确定的区分：1) 失去 (privation)，即真实的缺乏，其对象是象征性的；2) 剥夺 (frustration)，即想像的空缺，其对象是真实的；3) 去势 (castration)，即象征性空缺，其对象是想像的，但不是反射的，也不是可反射的，因为，任何反射活动都使它像他者一样按着该词柏拉图意义继续存在下去（参阅《诡辩家》）。



便是一种调解的功能。这种功能不在于把法则与欲望、与一种纯粹外在的限制的意义对立起来，对于这种外在限制，只需把它取消，便可使各个门都开向混合性和互补性。主体感激他的父亲，在这种感激里有欲望，它不是阴茎的感激，而是在男性生殖器阶段主导其力比多生命的东西的感激，尽管这种东西使主体更像是“从者”，而不是主体。但是在此，我们很难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构成成分即与他父亲的关系，而不借助于前面的阐述所加给我们的区分来概述一下我们通过分析与母亲的关系所理解的内容。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1. 在成为一种对象关系之前，母亲的欲望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关系，这他者被视为言语活动得以进行的场所——正是在这惟一的条件下，一种精神分析学理论可以名副其实，并且区别于任何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学学说的东西。

2. “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这个公式，有两种意义，说实在的，这两种意义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对立的：

1) 如果我们强调生殖器的客观意义，这个公式便极恰当地说明了在精神分析临床上任何取名为“对母



亲的固结”^①的东西。这种固结，除了放弃主义的现代的和母权的神话竭力给予的意义之外，还有另一种意义。它意味着主体很愿意进行性活动，而不考虑在选择对象时强加给他的限制。假使这种固结不是由于一些分析家坚持的话，那么对其解释就会更有意思，它有时可以解释为，这样的患者由于过分依恋其母（他还是一夫一妻所生的吗？）而不能进行“客体的选择”，于是，这同一种依恋便使主体毫无阻力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面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小汉斯对于其男伙伴和女伙伴的热恋，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些孩子毫无区别地都是一些带男性生殖器的孩子，也就是说，是一些创造物，在这些创造物身上，他在欺骗一种欲望（说是欺骗，但也是在轻微地满足或力所能及地满足），而这种欲望在其位置上的焦虑性出现，恰恰在由其母亲的大声威胁中才说明问题：“我们一定给你割掉它。”^②

2) 如果强调主观主义，那就意味着对于所有的人

^① 固结 (fixation)：是一种描写概念。它首先指对于一个人或属于过去时间的一种情境的持久的依恋。此外，它还表现为不承认生活中历史变革的一种行为的重复以及迫于压力而退回幼时的一些行为。过火的挫折、满足和极度的爱与憎，都可以引起固结。——译注

^② 参阅弗洛伊德《五次精神分析》(Cinq psychanalyses)，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P. U. F.)，1966。



来讲进入欲望领域只有一个进口，即阉割，而且意味着这种领域不可减约为赠与领域。因此，主体试图随他者的欲望而达到与惟有死才能实现的能指平等是徒劳无益的，试图摆脱只要男人与能指结合在一起就是永世长存的主观残余，或者试图用他自己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空缺的存在）来补充他者，也都是徒劳无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规范性的作用，就在于使主体在一种危险的斜坡上停止下来，就像天神使亚伯拉罕的胳膊停下来一样^①（因为在这种斜坡上，总之只能使其对于空缺的违反永远继续下去），以便使其下决心把这种空缺即其阉割情结变为对于他者的阉割情结的补充。

但是，这种规范性一直承受着一部分损失，我们在任何分析中都离不开与这种失败打交道。

首先，因为主体实际上就像是要求的主体一样，他先是自我理解和理解他者，并且因为赠与作为爱的符号其重要性是很大的，以致某种东西经常靠这种初次的理解来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使主体不再能够摆脱其阉割情结的异化赖以永久存在的那种无知状态，除非

^① 亚伯拉罕（Abraham）是圣经中的一位族长。上帝为了考验他的忠诚而让他把独生子伊撒带到一座山上杀死燔祭。他们父子来到上帝指示的那座山，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捆了，举刀正要砍下，忽听天神喊道：“把刀放下。”——译注



他停止在他代表某种东西的观念本身之中。

这里，还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失败的另一理由，这种理由存在于对自我的构成性不了解之中，甚至存在于真正的错误之中——我们的信仰即我们就是——一些自我便建立在这种错误之上。实际上，正是由于一种真正的不了解，主体才把永久的变动给予了其欲望，这种欲望的无限性从来只不过是一种假无限性，而通过一种类似的颠倒，主体又把持久性给予了一个阶段(instance)，这个阶段无时不明显地变化，它就是自我。同样，正是在由永远是大约的一种对称性所引起的一种错误基础上，建立起了对于我们的映像的同一性识辨。也正因为如此，拉康得以提出了诙谐的假设，即由于原子变动而造成明显不对称的人们，一只耳朵可以变得比另一只大好几倍，因此，比我们更容易重犯这种错误。

这些区别使我们不能把女人身上的“阴茎羡慕”^①与任何属于阉割情结的东西即女性的某种完整性联系起来，也使我们把这种羡慕看做它所是的东西：一种

① 羡慕(envie)：在空缺别人所具有的某种东西时产生的一种感情。这是一种想把别人的东西转为己有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建立在所缺对象的表象和与具有该对象的人的想像一致基础上的。羡慕概念比“嫉妒”(jalousie)概念用得早。“阴茎羡慕”(envie du pénis)是女子性别特征的基本成分。——译注



剥夺，^①这种剥夺在女人身上构成了神经官能症最顽固的核心，因为这个核心使她从最初就服从于母性的欲望。“要得到男具！”这种羡慕可以在愿望中得到解释，而这种愿望并不就是一种思恋的公式——在这种思恋中，可以辨认出一种不可能回收的损失，即一种不可能确定位置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潜意识地引起一种生殖器欲望；这意味着：“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它！”在这种愿望中，把欲望维持在无限度欲望的程度，最终要以欲望的不可能性本身而告终。^②

一种相似的愿望说明了男孩子俄狄浦斯情结第一阶段中的从属地位：“要成为男具！”由此，或者是主体投身于对“绝对的武器”的寻求之中，或者是主体在第二阶段中终于认识清楚，正是在父亲身边，母亲的欲望找到了满足之对象；这就使他在对于其规范化成长同样重要的第三个阶段里意识到，其父本身并不是欲望的原因，而是正是在包括他的空缺在内的情况下他变成了父亲。正是在他看到除了借助隐喻谁也

① 剥夺 (frustration)：它意味着一种“失去行为”，它包含两方面意思，即“使某人承受一种空缺或尽力使自己产生这种空缺”。因此，它要具体地依靠在个人身上建立一种空缺状态，方可进入精神分析治疗之中。——译注

② 在某些情况里，女子的愿望被认为是母性禁止的对象，因为这种禁止必须具有这种愿望的含混性，并在这方面构成对于阉割情结的最为巧妙的防御手段。



成不了父亲的情况下，驱使他等同于父亲的意念才在反向的俄狄浦斯情节中不能使他动摇。换句话说，没有第三阶段的完整性，男孩子会仍然遭受到同性恋的俘虏作用的威胁，并会再一次感受到他与父亲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可以叠加在把他与另一性别分开的区别之上。

因此，对于与母亲的关系的分析，不在于发掘“一种压抑之爱的历史”。相反，对于母亲的温顺，却是俄狄浦斯情结关系中正常保存的东西，只要这种关系脱离了其性的构成成分。这便是弗洛伊德升华论^①的最基本意义。被压抑的东西，是与母亲同寝的欲望。像任何欲望一样，这种欲望在说话主体与另一想像之人的关系得以建立的“另一场景”上接受完美之形式，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幻象之中，这种幻象的重要性在力比多经济中紧密地与男性生殖器功能的意义相关。但是，我们不需等待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说，对于与母亲的关系的分析，一直就在于产生一种幻象，在于阐明这样一些能指（它们在主体

^① 升华 (sublimation)：弗洛伊德假设的一种过程，用来阐明表面上与性特征无关但其动因却是性冲动的一些人类活动。性冲动的升华，在于转向一种新的非性欲的目标。——译注



身上承担着对于一种回转性^①自我理想^②的构成性同一识辨^③，在于阐明这样一些方面（主体依据这些方面在自己不知的情况下自我观视，按照拉康确定的“他人政策”^④的政策，这种不知不会导致主体相信自己具有不可见性）。这种政策从属于一种必要性，该必要性比任何我们以“利益”^⑤一词称谓的东西都更为重要。因为，当主观性因其在言语中组成结构而存在于双分能力（这种主观性既是这种能力的施动者又是受

① 回转 (régression)：是成长心理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指主体重新回顾其活动、思想和爱情生活等的先前阶段。弗洛伊德指出三种回转：场所回转、时间回转和形式回转。人们现在常把回转概念当做说明性概念来使用，实际上，更应该看重其描述性价值。——译注

② 自我理想 (idéal du moi)：是弗洛伊德在第二场所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自恋和从孩子参照的家长模式中引出的一种自我阶段。自我理想区别于理想的自我和超我，它阐明了自我对于大人、教师等的参照模式，在这些参照人物中，主体尽力自我辨认和自我确定，以便制定自己的计划并到一定时候承担某些作用。——译注

③ 同一识辨 (identification)：在精神分析学上，该词不仅指一种辨认过程（即建立一种相似关系），而且也是自我同一性的一种构成性过程。因此，这个概念包含着一种历史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借助俄狄浦斯情结引导主体像自我那样进行自我结构，同时参照自我理想和超我的各个阶段。——译注

④ 参阅《论被窃的字母》(Séminaire sur la Lettre volée)，见拉康《文集》。

⑤ 利益 (bénéfice)：取自经济学术语，在精神分析学上，该词用来指主体从一种力比多投入中所获得的好处。这个概念可与自恋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明器官的功能性紊乱。具体地讲，利益可分为“初级利益”和“次级利益”两种。——译注



害者，并且，这种能力可以从“错误”中获得与之相像得难以分辨的一种“真”之中时，那么，怎样确保存在呢？难道是以其表面吗？怎样来肯定其面目呢？难道只把它当成面具吗？由此，出现了下面这种说明可以回答的惟一的问题：一种真理的问题，这种真理不参与真与假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在参照这种真理时却排除另一种真理，即言语赖以确立的真理，尽管缺少真与假之间的“特定区别”（真与假的对立是一种对立空缺）。^① 正是在回转性同一识辨枯竭的时刻，被分析的女人发现，她的存在就在对男具的参照之中。但她还是没有男性生殖器；这一如被分析的男人所发现的一样，尽管他有男具，但他却不是这个生殖器像。阉割，就是把这样的交替性（alternative）送给主体，而不管主体是什么性别的：要么其不是，要么其没有。这种交替性限制了对于生殖欲望的任何接近，因此，这种欲望既不能置于“先-生殖”^② 欲望的平面上，也不能用借助合计过程（totalisation）来实现成熟过程（processus de maturation）来推论。

^① 参阅布罗夏尔（V. Brochard）所著《希腊怀疑论者》（*Les Sceptiques Grecs*），巴黎，弗兰出版社（Vrin），1959，第197页。

^② 我们又经常称其为“后-生殖”欲望，因为它们代表着对于一空缺的同样多的解释，这种空缺按照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阉割。如果欲望已经不是解释，那么，欲望的绝境又如何能在解释中得以解决呢？



神经官能症的特性是这样的：由于阉割情结在潜意识中缺少足够的组织，因而，主体便经常对这种交替性起作用。因此，男人面对出现在他面前的女人的奉献或要求，只能依靠其后退，以便构成男具。至于女人，为了确信自己具有男具，或者把其对于男具的参照（其存在就在其中）弃之于阳性位置之中，**或者**相反，以一种使差异变得极为明显的方式，在一种“化装舞会”^①的阴性特征之中来强调男具，也就是说，化装舞会可以掩盖有时是很紧张的与男人的敌对。

总之，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赖以得到解释的欠缺，^②就是人们在含混性^③中所测定的那种欠缺，这种含混性在对于人们称之为男具定位的任何分析中，不失时机地表现出来。这种男具有时像是母亲中的“内容”，有时又像是一种父亲的占有。这一点现在可以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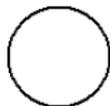
① 参阅里维耶尔（J. Rivière）《作为化装舞会的女性特征》（La féminité en tant que mascarade），见于《精神分析学》杂志，No7，1967。

② 欠缺（carence）：主要解释一种空缺或一种不出现对于儿童的家庭情爱关系的影响作用。欠缺概念，从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带有过分经验化的特点：可以说，它只能不十分恰当地包括断奶、阉割和剥夺等。不过，还是可以把它做大致的区分：完全的情感欠缺（由于久住医院所引起的精神病态）和部分的情感欠缺（由依附的失去而引起的消沉）。——译注

③ 含混性（ambiguïté）：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该词用来只可做两种解释即可产生两种相互依托的意义的现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该词指解释的双重作用。——译注



我们把其意义扩展到俄狄浦斯情结的他者组成成分上，这一成分也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对于父亲的憎恨。^①



当然，这种分析的所有先驱者，都曾正确地在这种憎恨中看到上述心理现实。但是，也正是在此，我们必须把这种憎恨与弗洛伊德首先（这当然是正常的）在其经验中发现的敌对性（*rivalité*）区分开，并且，这种敌对性其含混的和情绪矛盾的结构证明了承受这种结构的想像异化（*aliénation*），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即证明了在“敌对者”的形象中有着“极少的父子情面”。

最后一点，对于父亲的憎恨（这便是分析的各种数据加给我们的论题，这种论题只在下文中才接受其全部意义）说明，我们应该称之的事物空间（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这样的空间的话：在这种空间中，男人

① 憎恨（*haine*）：该词在下列条件下用于精神分析学上：

- …与爱情相对，用来指“一种破坏力量或一种分解力量，而这种力量又进入了失去和死亡方向”（J. 里维耶尔）；
- 用来把侵略力量的意义包含在爱情之中；
- 用来强调超我的行为与犯罪感（*sentiment de culpabilité*）有关。——译注



在其关于他者的欲望问题上，除得以在这个空间里表明的需要之处，还与其要求相冲突），只能被快乐的肯定性所占据，而不能被其他所占据，这种快乐，其令人迷惑和叫人发问的动作在噩梦中压在我们胸口上。^① 因此，萨德^②构想了这种空间的规律：把你的身体的那部分借给我，它可以使我满足一会儿，而且，请你享受可以使你高兴的是我的身体的那一部分。^③ 萨德的规律同时意味着，使我把他者假定为与我相似的各种界限一旦被越过之后，他者的身体也就自解成块。当分析经验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部分对象在幻象中都具有授精的功能时，这种分析便证实了这两方面的真理。

在此，我显然参照了出生的所谓“幼儿期”理论。这种定名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是在成人身上发现了这些理论；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辩解：这些理论面对起源问题，时而蜂拥而至，时而躲躲藏藏，在这些理论中，孩子的作用就像是教堂里的还愿物（ex-vo-

① 分析家如果不是“当代分析家”，他就不会注意到，虽然他一心想给患者“提供幸福”，但在最佳的情况里，他只能提供一些噩梦，这种分析家又是什么人呢？

② 萨德（Donation Alphonse Francois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作品多以描写色情为主，但这也为现代精神分析学提供了分析素材。——译注

③ 参阅《法国人，再努力一点》（Français, encore un effort），见于《小客厅中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to) 和激情的能指——这种激情是主体为自己的映像而保留下来的，并且是对于他想归并为只是情爱关系的能指而绝非其他的一位母亲的激情。

但是，除了在欲望平面上主体经常忽略区分在想像方面与男具和粪便一样有别的两样对象（这一点告诉我们，正是在由能指所提供的同一识辨性之中，快乐原则的作用才兑现^①）之外，与“阴茎龟头”一样丑陋的一种对象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弗洛伊德区别了像事物的映像一样主导着潜意识精神生活的各种映像，他把这些映像与词语映像对立起来。但是，人们后来再也没有充分强调这种对立也是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在我们与词语的自省或潜意识的关系（它使这些词语就像是对事物的表达）之外提醒我们，这里边有这样一点，即正是“词的草秸”曾带有“事物的种子”。实际上，正是因为表象是事物在其首先与言语活动所命名的一切分离的时刻所导致的东西，所以，这种表象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东西，即一种联想性

① 如果我们和拉康一起认为，对于对象的同一识辨（就像我们从一个乒乓球来说这是同一个球一样）是其中间的消失，对于某一死人与某一动物的同一识辨，在我们看来，在原则上比在其公式“A是A”中更易为人接受。任何同一识辨都是对于能指的同一识辨：正像当我们采用F. 德·索德尔的著名例子而谈论8点45分的火车，这火车意味着整个一种能指组织，即一种术语分类法，其构成和其物质特征是无紧要的。但是，根据能指是纯粹的区别这一点，它不能与自己同一。



成分，其各种组合按照一些规律进行——它们虽然不是语法规律和逻辑规律，但却是言语活动的规律。总之，如果没有一种结构共同性，那么，潜意识是怎样在共同语言中得以表露的呢？最好说：仅仅是在像一种话语经验那样进行的一种经验（即真正的禁欲）的内部，对于一对象例如阴茎龟头的发现才是可能的。这除了可以解释快乐就是存在于任何言语活动的秘密之中（因为对于主体来说，在这种言语活动中，主要的就是正视自己的意愿）之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一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程。

主体为了不靠近敌对性（他就居于其中）而靠近这种敌对性从另一区域（在这种区域中，涉及到的东西，不再被称为侵略性，^①而真正地是一种憎恨）返回的东西，他必须完成某种工作，上述事业的困难可以比之于要完成的这种工作。

因为，对父亲的憎恨中的某种东西，肯定会回返、

① 侵略性 (agressivité)：在实际行为或幻觉行为中有损于另外的人以及破坏、限制和侮辱另外的人的倾向。精神分析学越来越重视这一概念，它可以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 1) 性特征发展的几个不同的阶段：口唇期，肛门期，生殖期；
- 2) 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
- 3) 冲动的内部；
- 4) 与移情的动力之间的关系；
- 5) 情感的情绪矛盾。——译者注



伪装，并在俄狄浦斯式的敌对性中寻找满足。俄狄浦斯式的敌对还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原因就是，主体保持着这种敌对所赖以建立的东西：即在这种敌对本身之中，把男具看成是赌注，是能力抵押品，是占有比多经济的对象，并且因为它不是任何客体，因而限制极少。主体开始注意到，一个不是任何对象的对象，就是不存在的一个对象，而且关于这个对象，区别在有这个对象与没有这个对象之间抵消掉了，这种时刻，正像弗洛伊德在论述拜物教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也是“叫喊声在庙宇中回响，王位和祭台都受到了威胁”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随着敌对性的减弱，主体被带人。这种敌对性依下面两种情况而减弱。一方面，随着它脱离其“不合时宜的”（因为不能说是“消遣的”）形式，随着主体因此而意识到对他真正渴望的东西已无什么禁止；另一方面，又随着主体对于赠与的自夸或与快乐本身相比（无此，赠与没有“价值”）而存在的这些赠与的回转特性的发现，也就是说随着羞愧（*confusion*）的消失，以便我们把男具变成一种概念，该概念不同于男具在征候（例如歇斯底里式的妊娠）中发挥作用所依据的那种概念：人们把男具看做最后的对象



(这个对象以其不出现而说明永远标志着欲望对于对象^①关系的开放性)，把它看做是空缺点（其中，阴茎的永恒欲望在女人身上和男人身上都找到了依托）——尽管这是从不同方面说的，拉康赖以概括俄狄浦斯规范化的意义（在女孩身上，“她没有男具”，在男孩子身上，“他不是没有男具”。）的各种表达方式，足够地指出过这些方面。

实际上，正是在主体准备了解——但他还不曾了解^②——的时刻之初，父亲就是最大限度地包含其空缺的人，而不是在其自身就具有其欲望的原因或其自

① 一种食物概念或一种阴茎乳房概念是精神分析学家所常用的概念。读者会在贝格雷的《基础神经官能症》(*La Névrose de base*, 第83-85页)中看到作者根据亨利·邦克(Henry Alden Bunker)医生所述而引用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极美丽的梦，这个梦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我们的论题，按照这个论题，男具象征着在对于要求的回答中使主体(可以这样说)留在饥饿的状态。至于“阴茎龟头”，我们必须——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患者身上——使其功能与这位患者最为特定的幻象即第三只眼睛的幻象靠近。这第三只眼睛镶嵌在把阴茎龟头与—— ϕ 即与阉割、干脆说就是与欲望分开的裂孔之中。正是从这一点上，主体像是从各处被注视着。

② 参阅拉康关于法语未完成过去时在谈及弗洛伊德格言上含混性的论述：“在过去是的地方，现在必须立即出现。”



己就是“自己原因”^①的人，正是在这一时刻之初，我们有时听到这样的患者抱怨其母亲未给她男具。但是，尤其是在这一时刻之初，主体必须越过对于父亲的憎恨的这最后一个区域（犹如对于创造者的憎恨，因为他未能很好地创造主体，以致主体：宁愿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便是发现宗教所压抑的真理的时刻。因为宗教所谨慎对待的，在对于爱情的绝对肯定之中，就是对于法则的否定。

正是仅仅在跨越这一时刻之际，主体才“不去想像”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他必须此时在其拒绝之中把它当做一种想像的阉割来体验，在这一点上，不分性别。但是，人们可能永远不能把主体引导到这一时刻，虽然父亲的死（按照敌对的愿望，是父亲死去）不曾让主体忍受负债的折磨。这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尽管父亲死了，但法则仍在情结中继续进行其事业吗？在父亲死去之后，法则的依托是什么呢？正

① 哪怕在最细微的分析评注中，人们都会正常地注意到，父亲被憎恨的原因，不仅在于敌对性（这种敌对性直到我们做上面的描述时还一直是含混的和融合的），而且在于其在理想的自我所集中的自恋热型方面的不足；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因为它把主体与他所拒绝的他的阉割映像加以对照。



是在此，人们意识到，像弗洛伊德一样，主张在父亲死后法则就是父亲的法则仅仅意味着拉康所肯定的东西，即法则是父亲名称的法则，拉康说：“无神论的完整表达方式，并不就是父亲已死去，而是父亲是潜意识的。”这就是说，紧紧围绕着同类的映像和由它所带来的各个方面而组织的一般幸福之道德观念，在说话主体身上失去了其作用（我不说失去了其权利），这是因为说话主体不受相互性限制，除非他很想把我认做其相似之人。他想这样吗？^①恰恰在此，我们不能再说人被悬在真空之中，而应该说，在言语把他构成主体（他在言语中投入了被称为他的信任的某种东西）时，他在被悬于真空中之前就与欠给不管什么别人的债务联在了一起。法则在成为交换的规则之前，是事物的伦理学的基础。欲望是与社会道德无关的，并且不忠于这种道德，因为人作为“存在的牧羊人”，首先应把忠实性归于其空缺。^②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严厉的命令可以打断欲望的构成的含混性，因为欲望在意识的

① “男人尽力满足其侵略要求，而不顾他者，尽力剥削其劳动而不去赔偿，尽力从性生活方面使用后者而不征得其同意，尽力获得后者的利益，尽力凌辱后者，尽力使其承受痛苦，尽力使其蒙受牺牲和难免遭受杀死”。正像拉康所说，这段文字并非出自萨德的作品，而是出自弗洛伊德《文明中的烦恼》（*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

② 但是，当人们认为患者的欲望属于分析家的欲望对象时，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



限制之外按照俄狄浦斯情结组构成对于母亲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又是由对其禁止的父亲欲望所驱使的。欲望就是法则这一点，并不排除欲望也是法则的背面这种情况。拉康的公式意味着，法则除了存在于欲望之中，他处全无。由于父亲强迫任何想进入欲望的人都要在像欧内斯特·琼斯^①所解释的“对象与男具之间”^②进行了选择，因此，对于父亲的憎恨就是欲望的憎恨。正是在此，而不是在对于战斗和对于相应的毁形的图像之中（因为小孩子充满其父亲生命的世界，反之亦然），存在着所谓反义的“父亲”形象的超我作用的意义，在神经官能症中，这种形象就像是阉割在该词受损意义上的施动者。而且，主体越是屈从于他需要支付的债务所注定要采取的这种倒霉的形象，他就越被置于“错误的病态世界”（埃斯纳尔语^③）。因为，直到他决定解释之前，阉割情结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发挥作用：它拦住了欲望通往对象的路，同时维持主

① 欧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 1879-1958)，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他因写作弗洛伊德传记（《弗洛伊德的生活与作品》）而出名，这部书同样是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史著作。——译注

② 但是，与琼斯的意见相反，我们坚持认为，主体为了保护其男具，他所经常放弃的是对象。

③ 埃斯纳尔 (Angelo Louis Marie Hesnard, 1886- ?)，法国精神病学家，他的贡献在于使法国人了解弗洛伊德，并且也依据生物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从事一种“开放性的精神分析”。——译注



体对于母亲的固结。^①因此，恰恰是在主体顺从其欲望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那里有罪孽。弗洛伊德在告诉我们对于母亲的固结不仅表现在抑制之中，而且表现在永远追随母亲形象（因为这种形象总想永远地放弃对象）时，就证实了这一道理。同样，正是在不受人尊敬的即受辱的欧菲丽亚（Ophélie）身上，拉康指出了欲望对象的最说明问题的表现。

因此，俄狄浦斯并不是神话，而是结构，这种结构借助于敌对性把主体与一象征区域联系起来，因而使真理和欲望的到来服从于惟一的和同一的规律。实际上，如果这个障碍，也就是说如果作为这个障碍表象的父亲的名字还可以为主体保留某种意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被压抑的人才回返。到了这一步，原来的主体，也就是说怀有欲望者，可以说还在忍受之中。

孩子在其每一种要求里向母亲要求的内容，在与

① 读者会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二章“属于外国语言的词汇的遗忘”中看到极好的阉割威胁的例子：即对于“Aliquis”（拉丁文“某个人”之意——译注）的遗忘。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要给予这种遗忘以文本委托给我们的最为饱满的涵义；你徒有最充分的理由去祝愿一个孩子，你当然不愿意会像是处于一切都诱使他去做的那种行为面前的哈姆雷特（Hamlet）那样。



此有关的需要之外，是一种回答，这种回答为其与母亲的出现-不出现的关系即与其对于母亲的欲望的关系组织结构。实际上，他就从属于这种激情，也就是说从属于母亲的潜意识。但是，他并不怀疑这一点，可他不知道母亲也忍受着同样的情况。

自恋，在其实质上只不过是困境^①之反应，这不仅是对自己感觉是好的意愿或好的一时爱好，面对孩子赋予母亲的朦胧的权威（因为正是母亲偶尔真正地占据他者的位置^②）所产生的反应，而且也是面对在他看来当时就是假定的知所产生的反应。如果他者被假设为知，那么，这就大概与传统哲学给予知的主体的特权有关系了。潜意识的发现，确实构成了对于传统的一种决裂。还必须说，他者毕竟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种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有一种知，按照拉康的形象说法，就像把握着的拳头伸出来并问人“是单还是双”一样。因此，自恋投入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不仅是无用的（主体没必要变为对象，而对象，真正

① 困境 (détresse)，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具有一种特定的意义，他指婴儿完全依靠别人来满足其需要（如渴、饿），并显得没有能力来完成旨在结束内在情绪紧张的特定行动。对于成人来讲，困境状态就是造成焦虑的创伤性情境的原型。——译注

② 参见拉康《文集》第 808 页：“所谓的第一个作出决定、制定规则、发出格言警句，他是权威人物，他赋予另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朦胧的权威。”



地和更准确地讲，是交换对象^①），而且它什么也解决不了：在为了真实的他者而变为对象方面，主体最后不会与对象合一，这种对象是一对中的单个，却不是另外的第三个，因为它也是主体。知的欲望指明了主观性的一个盲点。它说明我们对这一点的无知，只因作为言语活动场所的他者被假设为知，主体才被假设为存在。说真的，欲望“变得不忠实于知。因为，精神既不能构想不能自我完成的非现实所是（non-étant），又不能构想解释这种非现实所是的词语”，^②尽管这不是由于缺少发音的存在，欲望才发不出音来。

反射映像的投入，构成想像关系中一种基本的时间，因为这一时间遇到了一种界限或一种裂痕：其标志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在映像中不完全地显示。^③这一部分，与作为力比多储库的身体本身不被移注到身体映像上去的东西相一致，并由此与对象相一致，但是

① 似乎没有一种理论根据或一种先天的理论能阻止交换规则的表达——一如我们自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结构》（*Les Structures de la parenté*）以来所了解的那些规则——这是从雌性中心论观点来看的，按照这种观点，女人们在她们之间交换男具；因此，她们实际上重新感觉到了她们在潜意识中的位置。

② 参阅帕梅尼德（Parménide）《论真理》（*De la vérité*），见于《三个当代人》（*Trois contemporains*）一书，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译为巴蒂斯蒂（Battistini）。

③ 参阅下面文字。



它却陷入自我色情^①之中，^②自我色情并不意味着自我之爱，而是相反，它意味着从这一边到那一边都没有主体。实际上，爱情正是奉献给了这位不存在者，因此，人和爱情最终都是对于一个姓名的爱情。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倾注爱情的那个人的姓名被发出来那个时刻，正说明人们刚刚越过了重要的界限。

在反射映像中不再出现的部分，就是人们在幻象中可以找到的东西。与陈述中的“我”相对应的，是在陈述活动平面上出现的幻象。这便是精神分析发现中不能容忍的内容。然而，在解释不出现在一个孩子的图画中的身体的那部分时，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会拿回图画，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这种情况是不少见的。我们认为，这种事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我

① 自我色情 (auto-érotisme)：这是由埃利斯 (H. Ellis) 引入的一个术语，他说：“我把自我色情理解为在无外界（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刺激的情况下，自动出现的性情绪现象。”按照这种定义，自我色情主要指主体借自己的身体而来求满足的特征。在弗洛伊德及其继承者们的著述中，自我色情偶尔用来指冲动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的一种经济组织活动。——译注

② 人们都了解初期生殖感觉的出现在孩子身上产生的创伤性作用。是否必须把这种事实与蒂贝根 (Tibergen) 的看法（《动物的社会行为》），按照他的看法，调情和安抚行为在动物身上都先于交配，这些行为用来中断它们躲避经常意味着捕获的身体接触的自然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呢？而我们也决不拒绝把俄狄浦斯看做男人所特有的调节，因为他需要完成他在空间中的功能。



们用 α 来指能指的功能，而不是在无任何可以表明主体的发音标志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陈述活动平面上用 α 来命名主体。因为，言语活动并未预先考虑可以在区别之中命名主体的一个姓名，这是因为，正是在言语活动的效果之中，这种区别才出现。

男具，作为失去控制的这种自我色情之岛的浮现象征，如果它被想像之物所割断（权且用这个词），^①如果它永远不出现（除非是以神秘之辞出现），如果廉耻比美更能构成我们最后的和更有力的墙来对付这种明目张胆的裸露（没有哪种作品能比得上表现弗洛伊德称为最后的事物的著名的西格诺莱里^②的壁画更能解释这种裸露），如果力比多生命的确定是根据任何对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任何对象又赖以被拆（主要指他者对我来讲是对象，或指对于他者来讲我是对象）的这种象征的话，那么，除了男性生殖器（— ϕ ）是专门用来在主体的区别性中确定主体的能指和除了主体主要关心这种区别性或其独特性而不关心其性别甚至其

① 没有什么可以使这种这种事实比不安（*désarroi*）更为明显，当小男孩或小女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赤身裸体时，有时他（她）会极为不安。这一事实导致拉康给予这种割断（即自然与文化之间区别的割断，因为这种割断被确定为“自我划分”）一种物面的拓扑学结构，其割断构成两部分，一部分有一反射的映像，而另一部分则无。

② 西格诺莱里（Luea Signorelli, 1450-1532），意大利画家，以画裸体的壁画出名。——译注



单一性之外，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实际上，自恋-男性生殖器的投入的害处在于，主体由于仍然是“被征服的”，因而一直面临取消自己作为主体地位（我想说是面临无以藏身）的危险。^①从此，他惟一能找到的帮助，就是不停地再现对象的彼世。^②他的区别概念，他以分延作用^③来支持。但是，在这种分延作用内部，焦虑与它所包含的最后的确定性一起出现，并且，这最后的确定性不是别的，而是拉康所说的性欲高潮，^④而且也像临床所表明的那样，是以有时是惊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情况是不少见的：在一主体必须回答“到”（ad

① 参阅前面内容。

② 参阅前面内容。

③ 分延作用（différance）：这是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德里达（J. Derrida, 1930-）自撰的一个概念。它与“区别性”或“区别作用”（difference）一词读音完全一样，只在最后音节中字母有别。如果把“区别性”或“区别作用”看做是结果或具有的能力的话，那么，“分延作用”就是前者的实现或发生过程。实际上，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区别的时间延续和积蓄，或其“时间化”。按分延作用的理论，所指就蜕化成了读者读解过程中的文本（texte）的能产性（productivité）过程中的“效果”，作品的意义从而就成为主观性的和永远不确定的了。——译注

④ 性欲高潮（orgasme）：原为性学的一个术语，指性释放和发现快乐的时刻。赖克（Wilhelm Reich, 1897-？）在其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把它当做具有中心涵义的词。赖克认为，“性欲高潮的能力”不仅对生殖器官有益，而且对整个人体有益。正是由于无法达到这种“性欲高潮的能力”，男人才总也摆脱不了焦虑，并且为了自我防御才使用压抑机制。——译注



sum), 在他必须提交试卷时, 他却在注射, 而其焦虑又在高潮。

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况, 在一种分析治疗中, 主体在其认真地探讨性别的区别性论题时他却感到一种近似恐慌的疑虑: 也许他是死的, 或许他并不存在。这便是在分析经验之外难以相信的事实之一。这显然不是回避这些事实的理由; 相反, 我们却应该从中获得全部结果。

较为明显的是, 恐慌并不来自女人(例如母亲或小妹)没“有”的统觉: 因为, 这种真实的空缺, 就像空缺的对象在别处出现的符号那样发挥作用; 并且因为主体就依靠这种作用(正是在此开始出现失误), 以便获得对于他的研究的支持和把其存在想像为对于他者的获得。换句话说, 反射映像的闪烁正适合于在幻象中变成一想像空缺的这种空缺, 然而, 这种映像从这同一空缺之中接受真正的魅力,^① 即其光彩和其包含在被爱存在之物方面的理由。

因此, 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想在阉割面前后退。相反, 他却全力无限地再现对象($-\phi$)的彼世, 但是,

① 参阅玛丽·德尔库尔(Marie Delcourt)《赫淮斯托斯或魔术师的传说》(*Héphaistos ou la légende du magicien*), 美文学出版社(Éditions les Belles-lettres)。



却是为了以在缩短其欲望动作的一种提前活动中可称为自恋行囊的东西来装备这个对象。这同一种“能产性”在患神经官能症的妇女身上极为明显，这种妇女在阉割情绪不明显的地方即在男人身上来想像阉割。

神经官能症患者不能完成的一步，在于要把他的象征性阉割（我们曾为每种性别提供过公式）变为他的空缺之补充。因为，在我们刚才描述过的条件里（其中，空缺失去其既是伦理的也是本体论的真理，以便永久地延存在想像之物的范畴之内），就必须在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之间进行辩证的分析——在这些可以表现出对于空缺的“现实的”理解界限的条件里，^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是，在主体为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而激动的时刻，他却又感到，对于绝对的男具来讲，有一种排斥存在，在这种排斥之中，主体完全没有了空缺之依托。他不再认得出至此构成其标志即“隐藏的”点的东西，这种标志一直不断地滋生，就像美杜莎^②头上的蛇发，也像是对于阉割的否定（弗洛伊德语），并且，这种标志在一种无限期地推迟真理时间的情况下，指示了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其位置，是找不

① 参阅拉康《论被窃的信》，见于《文集》。

② 美杜莎（Meduse）：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郎，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译注



到的位置或无位置的位置。但是，它之所以无任何位置，这是因为快乐正好是它的位置，这犹如说话的主体，我把它理解为是陈述活动的主体。

实际上，快乐是对于存在问题的答复。这种答复不是目的论的（它先于智力活动），但却是自然的，而且十足地可以说是合法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我们真正地是什么；我们是人体，而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象 α 从人身上分离了出来。但是，“神经官能症”开始出场（这种出场是正常的，因为与母亲的欲望相比还存在着对于童年时期主体的真正依附），因为，若依靠身体与快乐之间的这种共自然性（connaturalité），那么，主体（他怀有一种贪婪的求知欲望，并且这种欲望的过分程度可与其无知相比）便幻想这种快乐，以便证实他者。在小汉斯说他母亲尿孔要变大时，他并不是想到了后来实现的情况有可能具有使他高兴的本质。他的快乐就在句子本身，即在幻象之中，因为在这种幻象中，小男孩必然是在自己不知的情况下把自己当做了男具的提供者（他答应把男具给他母亲）。^①从这个时刻开始，便出现了充满焦虑的欺骗游戏，这种游戏构成了汉斯与母亲的关系的网络；在这种游戏中，是其快乐的真正器官即阴茎变

① 对这样的断言也是一样的：“伊尔玛的病具有性本质。”



成了诱惑物！

男人的条件是这样的条件，它可以引导他把他的阉割（我把他的真正阉割理解为：人们知道，主体在自我毁形的机会或至少在不使用器官的时刻，怎样可以找到帮助或最后的回返，以便重返其一φ）当做他者的阉割抵押品来使用。

因此，一象征性阉割，由于它等同于一种客观的取消，是强加给主体的。在使其快乐器官与一种阉割等同时，这种阉割使他想起了他当做祭品和用欺骗手段来使用这种器官时的虚荣。因此，各种空缺由于是相似的和完全分离的，它们便不是互补的：总之，快乐只在信赖他者的诚意时才合为一体。象征性阉割（其主动者是真实的父亲）意味着，任何人（快乐并未被拒绝给予他）都不能维持其享受利益的权利，因此，也就意味着快乐原则的功用在此无这种预先拒绝的情况下将一直是失败的。只要主体根据预先假定主体是“钥匙的主人”^①来说话（在这种假设之中，其想像性阉割被理解为对于最大威力的求助），那么就只有在他身上变为某种真实的他的阉割（我想说的是退到类似

① 参阅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九首秘密的诗》（*Neuf poèmes secrets*）的第一首。



癫狂境遇^①的那种怀恋境遇内的“对象”的不可接近性)才具有意义。不论谁在欲望领域前进,都只是独自前进,并且已经是在被背叛的情况下前进。就像是科洛纳城(Colonne)的俄狄浦斯一样。弗洛伊德谈论“爱情的最大威力”大概是没有说错,而我们作为分析者,^②我们要做的就在于说明就是如此,因为,爱,爱的对象,就是使我们免遭我们投向地上的眼光的一种可能出现的“异象”的好感:焦虑点在目光的魅力之外,就像是欲望点。^③

实际上,是随着能指把主体引到这一点,才出现我们定名的对于存在的诅咒,我想说的是负移情即我们的行动总是可能有的界限:如果他者不是隐藏对象的持有者,那么,为什么还提他者呢?当然,精神分析学是一种和平事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事业

① 因此,由于不好表明其对于意指作用的回避态度,有人用情感理论来补充拉康的学说,这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② 总之,分析家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通过实验”来确定爱情,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侧移情”现象之中,这种侧移情就正好是移情——以把移情重新带给其患者为己任的分析家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③ 这是从映视学平面上来讲的。在口唇欲望阶段,如果乳房是欲望点的话,那么,母亲的身体就是焦虑点(恋尸癖幻象),肛门期,在作为欲望点的他者的要求之外,焦虑点就是粪便。在生殖器阶段,欲望就是男具,因为它在另外的地方,因此焦虑点就是性欲高潮;最后,还有耳朵,我要说,这是嗓子之外的管道。



中，存在之物与其在历史中借以自我毁形的东西就是相协一致的。但是，精神分析学并不总是和平的，因为事物使我们进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以便错误在其中得到清洗。没有任何人可以重新回到欲望范畴之内，如果他不服从于使他重新把其童年分成碎块的能指的话。^①

但是，如果主体不采用这种保护之地，而是按照弗洛伊德开辟的道路，走到希腊人为我们留下的锁着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的时刻，^②那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我可以这最后一种隐喻的话，那就只剩下纯粹的欲望者，他最大限度地与激起欲望的肉体分离，该肉体不为任何人所珍惜，并且，其任何“异象”都不可能得到，有的只能是困境的异象、最后困境的异象和悲怆的异象。总之，焦虑出现了，这是最初的焦虑，它属于任何防御原则，而且，就这种焦虑而言，“我是谁”（che vuoi）的问题本身，由于它代表着主体赖以

① 在此，探讨分析家的欲望的问题，也许会超出我们这种介绍的范围。可是，由于有人说拉康有过这样的一种断言，据此，“分析家的欲望是获得绝对区别的一种欲望”，因此，有必要明确地指出，拉康只是说过这样的话：“分析家的欲望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也就是毫无内容的）欲望；这是一种最大的区别的欲望。”这可不是同一回事。

② 潘多拉（Pandore）：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传说，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盒子后来打开，里边所装的各种祸害便散布人间。“潘多拉的盒子”后来变成为一切祸害之源的比喻。——译注



返回能指的起初的和难以忍受的方式，因而已经就是一种延时（Temporisation）。

一句话，阉割意味着承认这种情况：在现实所是的范围内寻找说话主体是徒劳的，并且欲望是潜意识的，同时，和意识相比，欲望是离心的，它还意味着承认幻觉的表象永远不是欲望所依靠的表象，尽管这种表象可以推论这种欲望。这种表象，意味着被设想为有的主体的幻象的放弃。

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做如下概述。

空缺，围绕着一**种能指**即男具（它在主体中指出这种空缺）来组织，对于男人来讲，就是使其自己的映像永远带有破裂或界限——任何“自恋扩张”在这种破裂或界限处都要碎裂。男具的自恋投入的频率，由于是在男性生殖器阶段，因此，使主体对于阉割的感觉就更为严重，并且也使一器官陷入自我色情之中——这种器官不论怎样都不曾需要补加这种投入，因为它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正是如此，它已经投入了。

这正是对于自我色情而不是对于器官的禁止，这种禁止把与此有关的力比多转变成为生殖力比多。只有可以（借助于禁止）上升到无限度的快乐（或准确地讲，上升到这种快乐的愿望，因为在此，主体可以



模糊地看到一种目标，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他达到了这种目标；恶 [mal] 是没有彼世的) 的东西，才可以在存在之物身上建立一种欲望，对于这些存在之物，快乐恰是容易接近的。因为，事实是，在性交和手淫中，器官是同一个。

所有“前生殖期”对象的功用，都只像是封闭的快门，或者像是对于欲望在其中得到防止的阉割的开度所进行的徒劳的填补，而不管促使男人用其映像来代替阉割的意图如何。

这种开度意味着，女人总是在一种怀恋之中（既不是怀恋父亲的男具，也不是怀恋作为代表她按照法则放弃的她本身的这部分男具）去会见男人，而男人则只有通过代表其出现的東西才进入女人之中。

没有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为其宾客的）男具的悲哀，^①对象就不存在。在对象之死不是在悲哀之中而是

① 悲哀 (deuil)：这个概念关系到在“对于被爱之人或对于代替他的一种抽象之物如祖国、自由、理想等的一种损失的反应”（弗洛伊德语）之中发挥作用的一些过程。尽管悲哀的经验被看做是对于一被爱之物的失去的一种正常反应，但人们认为，这种反应把意识与潜意识机制联在了一起，对这种机制的深入分析，可以阐明与分离有关的更为深刻的涵义。——译注



在忧郁^①之中重新被感觉的情况下，这便是对象之死所赤裸裸地暴露的条件。正像弗洛伊德非常明确地表述的那样，如果忧郁涉及到用自我来代表对象，那么，自我就已经在其中存在，而对象却不曾构成——或者只构成——一种屏幕^②（它的消失闪现出主体位置^③的实在性，惟有主体面对一种遭受到凌辱的映像，并且他从不从映像获得什么益处），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些对象的作用偶尔可以取代为确保性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欲望的持久性）而出现的这种分开（disjonction），这些对象便是乳房和阴茎龟头，欲望就靠它们来维持，因为它是根据要求模式来结构的。在此，说是愿望，或者说是肛门要求或口唇要求，更为准确。但是，赠与的重要性是这样的，男具本身（它是不可

① 忧郁（mélancolie）：临床神经病学的一个术语，精神分析学承认忧郁与抑郁（dépression）有关，同时又尽力规定忧郁的过程，该过程在某些方面表现为一种悲哀。在忧郁中，可以看到个人情感的贫乏和较多的自我责备。亚布拉罕曾指出过肛门期和口唇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忧郁的影响。——译注

② 屏幕（écran）：在精神分析学上，该词包含两种主要意义。一方面，屏幕是主体的各种幻象可以自由投射的一种平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专门阻止发现被表象所保护的记忆或阻止发现幻象的一种东西。——译注

③ 位置（position）：它不同于“阶段”（stade）和“期”（phase），它表示一对象关系结构的拓扑动力学特征。M. 克莱因（M. Klein）所描述的位置，产生于出生之后的成长初期，“但重又出现在儿童的最初几年和以后的某些条件里”。——译注



分的)几乎按照赠与的隐喻来发挥作用(正如在生殖器阶段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就意味着,男人因其力比多位置不完全脱离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东西,因此,在去与女人相遇时,就已经由其男具的映像所吸引,他想用其男具来填补女人的空缺。当然,男人具有女人所不能有的男具。但是,他在这时所意识到的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建立在对下面这一点的不注意上:即恰恰是这种等值(只在言语活动中出现)在否定阴茎或否定与极为消极的一种对象的同一性,并且,正是在此,存在着将永远标记对象的阉割的标志:就像永垂不朽的奥西里斯,^①对于奥西里斯,母亲的任何含混的温柔都不会使其恢复失去的胳膊。但是,女人(她也通过生殖器阶段)也很愿意不去消除误解,因为

① 奥西里斯(Osiris):古埃及以木乃伊形式出现的人形神,它最初被尊为植物之神,继而成为创世之神,甚至成为保证人在冥世再生的冥鬼之神。关于它的传说是这样的:奥西里斯受上帝委托构思一部圣徒传。他当时是整个地球上受爱戴的名人,是一个“永远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兄弟赛特(Seth)嫉妒他的才能而杀了他,把尸体装进箱子扔进尼罗河。他的妻子埃里斯(Iris)找到了他的尸体,并运回埃及藏了起来。赛特发现后,把奥西里斯的尸体截成碎块。由于亚努比斯(Anubis)和埃里斯的治疗,奥西里斯死而复生,从此统治死人世界,死人遵照他的教导,便可永垂不朽。——译注



过必然是回转的途径，赠与才产生于这样的地方：在此，要提供的对象，犹如“既无刃又无柄的刀”，它并不缺少，或者，没有别的现实，而只有其空缺。赠与的诱惑与毁形幻象在回转作用的确定之中结合，因为生殖欲望从男性生殖器的固结出发极易承受回转作用。在回转中，主体不满足于使其空虚永久化，而是进一步去蒙受其损害，这正如在男性生殖器固结情况里，主体分解成某种他的对象现实。因此，这种回转，正如学说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防御。因为，正是这种回转把主体保留在阉割的边缘（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无其他意义而言），又是回转阻止主体感受到这种情况：在生殖性（généralité）方面，赠与恰恰只是一种隐喻，并且，祭奉话语在此是一种撒谎话语。

但是，不管诱惑主体的诱饵是什么，结果仍然是，主体恰恰不对任何赠与感到满足——我有理由说，其欲望的问题只会更为尖锐。由此，便产生了两种欲望所依靠的两种新对象，它们配得上这样的称誉：一种对象满足肛门期，并尤其在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身上表现为映视冲动（pulsion scotophilique）；另一个就是噪音，它与超我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分析家们把其起因一直追溯到口唇期。

这个概念是同中心的，而不是线型的，就像亚布拉罕的概念一样，是我们根据力比多的各个阶段形成



的，这一概念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

在主体达到其男性生殖器阶段，同时需要在其对于其欲望的询问结束过程中实现其欲望者即主体的定位时，主体就是目光。这种目光被引向世界，但它只在世界中看到表面，或总是看到另一种事物，而在可见之物中却得不到有关事物的问题的任何答案。

不管导致他提出要求的原因如何，正是这个问题把主体引入了分析，而且这就是在他接受分析之前让人们了解的答案。分析者的脱离，并不是建立在“幻灭”（*désillusion*）基础上的（这种观念本身也是极为幻觉式的），而是建立在他对于信任的了解基础上的（这种信任是在移情中为其形成的，尽管他表现出阻抗性格）。如果我们需要像弗洛伊德那样去参照神话，我们要说，患者并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斯芬克斯。^①可称作分析“策略”的东西，就是在其不被逼得跳入水中的条件里向它回答的艺术。

由于问题所致，它具有朝向（不论是初级的还是非初级的）场面的目光，但是他对他所见东西的任何

① 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其起源却是古埃及的传说）。它上半身是女人像，下半身是狮子的身体，并带有宽大的羽翼。它向所有的过路人都提出一些谜，回答不出来者则被它吃掉。但是，俄狄浦斯却巧妙的回答了它的问题，致使它羞愧而自杀。——译注



一种靠近，对他来讲都是禁止的——这也许是一种谢绝。以至于目光激怒起来，而且在目光的这种激怒中，产生着某种东西，它也许可以使我们多少理解被称为“性虐狂冲动”的东西。^①他者的享乐也还是一个不得揭开的问题。

而在从一种反应到另一种反应过程中，当一种气味代替快乐而出现（这种气味不是排泄物的气味而是霉腐之气味）时，那么，出路又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有那曾经确定了进入的东西。差不多除了这一点可以被发现（对其认知只是男人的事）外，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只能在死的状况中才能复现。

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结构是一种割断，只有法则保留它来对付（和防止）诱惑，这种诱惑促使男人去重新发现——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其最初的封闭状态。

^① 有一些分析家，他们把这种冲动归并为肛门期的肌肉活动——可以依此来测量某些精神分析的理论化倾向导致我们产生的异议程度。





参考书目

1. K. Abraham (亚布拉罕)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I, tr. fr. de L. Barabde, Payot, 1966.

《全集》第二卷，法文译本，L. 巴朗德翻译，帕约出版社，1966。

2. E. Bergler (贝格雷)

La Névrose de Base, tr. fr. de A. Cornier, Payot, 1963.

《基础神经官能症》，法文译本，科尼埃翻译，帕约出版社，1963。

3. S. Freud (弗洛伊德)

— *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 tr. fr. de A. Berman, P. U. F., 1956.

《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法文译本，贝尔曼翻译，大学出版社，1956。

— *La Science des rêves*, tr. fr. de I. Meyerson,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3.

《梦的科学》，法文译本，梅耶尔逊翻译，法国图书俱乐部出版，1963。

— *Totem et Tabou*, tr. fr. de V. Jankélévitch, Payot.



《图腾与禁忌》，法文译本，杨盖维奇翻译，帕约出版社。

— *Eine Kindheits 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e Vinci*, *Gesammelte Werke* 8, Imago Publishing Co., Londres.

《达·芬奇童年时代的反思》，《全集》第八卷，伊玛格出版社，伦敦。

— 《Über die allgemeine Erniedrigung des Liebeslebens》，
G. W. 8.

《论爱情生活的最普遍的贬低》，《全集》第八卷。

— 《Trauer und Melancholic》，G. W. 10.

《悲伤与忧郁》，《全集》第十卷。

— 《Das Medusen Haupt》，G. W. 17.

《蛇发女郎美杜莎》，《全集》第十七卷。

— 《Fetichismus》，G. W. 14.

《拜物教》，《全集》第十四卷。

—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G. W. 14.

《文化中的不适》，《全集》第十四卷。

4. E. Jones (琼斯)

—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Beacon Press, Boston.

《精神分析论文集》，比科恩出版社，波士顿。

5. J. Lacan (拉康)

Ecrit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6. S. Rado (拉多)

《Fear of Castration in Women》，in *The Psycho-Analytic Reader*,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res, 1950.



《女人的阉割恐惧》，见于《精神分析学读本》，霍格斯出版社
与竟声分析学研究所联合出版，伦敦，1950。

我们还参阅了如下书目：

1. Aristote (亚里士多德)
Ethique à Nicomaque, tr. fr. de J. Tricot, Vrin, 1959.
《伦理学》，法文译本，特里科特翻译，弗兰出版社，1959。
2. V. Brochard (布罗夏尔)
Les Sceptiques grecs, Vrin, 1959.
《希腊怀疑论者》，弗兰出版社，1959。
3. M. Delcourt (德尔库尔)
Héphaïstos ou la légende du magicien, Les Belles Lettres,
1957.
《赫淮斯托斯或魔术师的传说》，美文学出版社，1957。
4. A. J. Greimas (格雷玛斯)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Larousse.
《结构语义学》，拉鲁斯出版社。
5. R. Jakobson (雅各布逊)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r. fr. de N. Ruwet, Edi-
tions de Minuit.
《譬如同语言学》，法文译本，鲁威翻译，子夜出版社。
6. E. Kante (康德)
Critique de la Raison pratique, tr. fr. de F. Picavet, P. U.
F., 1943.



- 《实践理性批判》，法文译本，皮加威翻译，大学出版社，1943。
7. A. Koyre (库阿雷)
Du Monde clos à l'Univers infini, P. U. F., 1962.
 《从封闭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大学出版社，1962。
8. C. Levi-Strauss (列维-斯特劳斯)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 U. F., 1949.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大学出版社，1949。
9. H. Morier (莫里耶)
Dictionnaire de Poétique et de rhétorique, P. U. F., 1961.
 《诗学与修辞学词典》，大学出版社，1961。
10. C. K. Ogden (奥格登)
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 Kegan Paul, Trench, Trul-
 ner & Co, Londres, 1932.
 《本瑟姆的虚构理论》，基根·保罗-特伦奇-特鲁奈尔出版
 公司，伦敦，1932。
11. Parmenide (帕梅尼德)
 《De la Vérité》，in *Trois Contemporains*, tr. fr. de Y. Bat-
 tistini, Gallimard.
 《论真理》，见于《三个当代人》，法文译本，巴蒂斯蒂尼翻
 译，伽利玛出版社。
12. Sade (萨德)
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小客厅里的哲学》。
13. F. de Saussure (德·索绪尔)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yot,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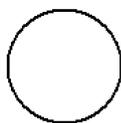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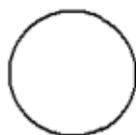
《普通语言学教程》，帕约出版社，巴黎。

14. N. Tinbergen (蒂贝尔根)

Social Behavior in Animals, Science Paperbacks, Londres.

《动物身上的社会行为》，科学平装书出版社，伦敦。





法汉术语对照表

A

action 行为、动作

absence 不出现

agressivité 侵略性

alternative 交替

alternative 交替

aliénation 异化

ambiguïté 含混性

angoisse 焦虑

appel 呼唤

appui 依托

articulable 可发音的

attention 注意、注意力

auto-érotisme 自我色情

automulation 自我毁形

au-delà 彼世

Autre 他者

B

béance 开度、开放性

bénéfice 利益

besoin 需要

bien 幸福

biens 利益

C

caractère 性格

↳ régressif 回转性性格

↳ de résistance 阻抗性性格

castration 阉割、阉割情结

↳ symbolique 象征性阉割

complexe 情结

↳ d'Oedipe 俄狄浦斯情结

↳ perceptible 感知情结

conflit 冲突

conjonction sexuelle 性结合



cause de soi 自我原因

chaîne signifiante 能指链

chose 事物

coit 交尾

connaturalité 共自然性

conscient 意识

corps 身体、人体

coupure 断裂、割断

D

décharge motrice 动力释放

défense 防御

demande 要求

déplacement 移置

déplaisir 不悦

désignation 指名、指定

désillusion 幻灭

désir 欲望

∞ génital 生殖欲望

∞ maternel 母亲的欲望

désir paternel 父亲欲望

détresse 忧郁

dette 债务、负债

deuil 悲哀

développement 成长、形成

différance 分延作用、分延性

différence 区别性

disjonction 分离

division 划分

dynamique 动力、动力的

E

économie libidinale 力比多经济

effet 作用、影响、效用

émission 传递

énoncé 陈述

énonciation 陈述活动

envie 羡慕

erreur 错误、失误

étant 现时所是

être 存在、存在之物

existence 存在性

expérience 经验、体验

expérience narcissique 自恋体验



fantasme 幻象

fermeture 封闭状态

fétichisme 拜物教

fixation 固结

∞phallique 男性生殖器固结

génital 生殖的

haine 憎恨

hallucination 幻觉

id 伊德

idéal du moi 自我理想

identité de perception

感受同一性

identification 同一识辨

image 映像

∞ verbale 词语映像

∞ motrice 动力映像

∞ mnémonique 记忆映像

∞ spéculaire 反射映像

F

fixation propitiatoire 赎罪固结

fonction 功能

frayage 坦途

frustration 剥夺

G

génitalité 生殖性

H

hédonisme 快乐主义

homophonie 同音异义

I

inaccessibilité 不可接近性

inceste 乱伦

inconscient 潜意识

investissement 投入

indice de réalité 现实标志

∞dequalité 质量标志

infinitude 无限性

inhibition 抑制

interdiction 禁止

interprétation 解释



∞ sensoriel 感觉器官

Oedipe

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情结

parole 言语

pathologique 病理学的

patient (e) 患者

∞ parapsychotique

临近精神病患者

perversion 反常

phallus 男具 (菲勒斯)

∞ paternel 父亲的男具

∞ sadique 性虐待狂式的男具

phase 阶段

∞ anale 肛门期

∞ orale 口唇期

∞ phallique 男具

photation (生理) 发音

position 定位、位置

positivation 定位

préconscient 前意识

présence 出现

qualité 质量

∞ phallique 男性生殖器

Opération 操作

P

principe 原则

∞ du plaisir 快乐原则

∞ déréalité 现实原则

processus 过程

présentifier 表象化

∞ appétitif 引起欲望的过程

∞ de maturation 成熟过程

∞ inconscient 潜意识过程

∞ psychique 心理过程

∞ primaire 初级过程

∞ secondaire 次级过程

prochain 邻人

productivité 能产性

propyle 丙基

psychanalyse 精神分析学

psychisme 心理现象

puissance 能力

pulsion 冲动

Q

quantité 数量



R

réactivation 再次活化
 refoulé (e) 被压抑的人
 refoulement 压抑
 régression 回转
 regard 目光
 régime 流动方式

réponse 回答、答复、反应
 représentation 表象
 re-présentation 再-表现
 retour 复现、回返
 rêve 梦
 rivalité 敌对性

S

satisfaction 满足
 saturation 饱和
 ∞ symbolique 象征饱和
 scybalé 硬块
 ∞ phallique 阴茎龟头
 semblable 相似之人
 signe 符号
 signifiant 能指
 signification 意指作用、涵义
 soi 自己

solipsisme 自我论
 source 起因、起源
 stimulation endogène 内生刺激作用
 structure 结构
 subjectivité 主观性
 sujet 主体
 sublimation 升华
 substitution 替代
 sur-moi 超我
 symptôme 症状

T

tension 张力
 tentation 诱惑
 thématique 主题联系
 topique 处所的、场所的

toute-puissance 最大能力、最大威力
 transfert 移情
 triméthylamie 三甲胺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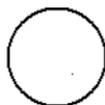
vérité 真理、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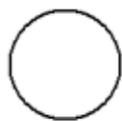
vide 真空

vision 幻象

voeu 愿望

vouloir 意愿





译后记

在这部译稿之后，译者还想补充以下几方面内容，以期能对读者理解拉康的学说有进一步的帮助。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作为结构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青年时代在学完医学专业之后就选择了精神病学。此后，他发表了博士论文《偏执狂精神病与人格的关系》，遂转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与当时法国许多著名思想家关系密切，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是现象学派哲学家梅洛-庞蒂和结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由于在对精神分析学理论的阐发方面采用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方法，于1953年被“巴黎精神分析学学会”开除。不久，他与人一起创办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学会”。十年后，该学会发生分裂，他便成立了由他领导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在此之后，他的主要活动便是在圣-安娜医院和高等师范学院讲授他的学说。1966年瑟伊出版社出版了他的900页的《文集》，从而极大地扩大了人们对他的了解，使他成为与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巴



特和福柯齐名的法国学术界五巨头之一。

拉康在精神病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于他对于“镜像阶段”的分析，他明确地阐述了身体的整体映像的中介作用和身体自身在主体的实践中的指示作用，从而为儿童精神病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是，拉康学说中最受人看重的内容，还是他在理论上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用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式来解释精神分析学。他的解释，除了方法上的革新，在内容上可以说基本上未脱离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拉康的一句著名的格言就是“返回到弗洛伊德”，这是他当时面对以行为主义为主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逼势所发出的呼喊。他认为，新弗洛伊德学派不了解弗洛伊德理论。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学是关于潜意识的言语活动的一种意识，而不是关于可观察到的个人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现象的意识。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译码人的任务。弗洛伊德的发现并非是关于性欲的发现，而是在于他发现性欲是极为“理性的”，并且，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首先是在表象层次上的快乐，因此，精神分析学家的实践仅仅应该在表象上进行。

概括起来，拉康的贡献似乎主要在于阐述了下面两个大的方面：

一、潜意识是“像言语活动那样结构的”。



精神分析，是离不开语言的。正是根据神经官能症患者所持语言的各种特有形式，精神分析才得以进行。弗洛伊德曾经发现了这些形式。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发现的语言特有形式是同语言学各个范畴相联系的，或者说，潜意识的各种表现，具有与语言学相似的规律。拉康首先借用了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公式 $\frac{S}{S'}$ 。在这个公式中，S 代表能指，是对象的“语音形象”或文字的表现形式，是符号；S' 是所指，代表能指所表达的概念，是内容。在拉康看来，这个公式正好相当于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的替代公式，把上下隔开的横线相当于替代的障碍物。被表达的东西类似于被替代的东西，它总是不出现的，但却借助于符号表现出来，而这种符号又反映着一定的语言结构。拉康借助种种譬喻，阐述了构成语言结构的词的组合与相互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在使它具有潜在条理性的一些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什么是潜在的条理性呢？那就是索绪尔阐明的组合关系（也称句法关系）和联想关系（也称聚合关系），而从修辞格上讲，就是换喻和隐喻。拉康指出，这种换喻和隐喻，就类似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两个基本规律：“移置”和“凝缩”。在语言的换喻中，是用部分来代替整体，是指词与词的连接，而在精神分析学中则表



现为欲望的转移；在语言的隐喻中，是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代替，而在梦中，则是用一种表象替代另一种表象。拉康在提出梦的机制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的规律之后，又说，大体上可以用描述语言功能的词语来描述潜意识的功能。

在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如此联系起来之后，拉康明确地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学中的能指，就是梦中的各种表象以及各种场合中的失误表现，等等。

二、主体的潜意识言语活动就是“他者”的言语活动。这一点往往被认为是拉康理论中最难理解的内容。

“在梦中，是他者在说话，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他者在自我表白，是不属于其他任何一个的一个主体，我们下面称之为他者，以便把他区别于作为自我之反映的别的”。这是本书在开篇不久为我们展示的论点。这“他者”是谁呢？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是一个人，但要说得明确一些，他又不是一个人，而是主体的结构。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革新方面，恰恰就在于此。

早在1936年，拉康就总结出“镜像阶段”的三级划分，这三级便构成主体的结构，并符合于经过拉康修改的弗洛伊德第二论题方法中的三级划分：本我、自我和超我。那么，主体结构便相应地是“现实界”、“想像界”和“符号界”。



“现实界”，这是主体之外的在心理分析谈话中几乎觉察不到的东西。它处在错觉之外，处在镜子的映像之外，然而却永远是出现的，想像界仅仅是它的预先动作的结果。拉康说，现实界构成欲望的对象。

“想像界”，在拉康的术语中就是指幻想逻辑，想像界是在主体的整体历史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整体历史包括家族史、在儿童时期听到的有关远近祖先的故事、童年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同个体的文化形成一起发生的小故事、母亲教诲的各种特点，总之，就是整个文化环境中使个体形成其特点的一切，它是与符号界难以分开的。

“符号界”，就是语言的序列性，或者说，就是序列本身，这是社会性的东西。拉康认为，符号界存在于分析对象之前，它就是文化性的东西，而抽象的父亲在这种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父亲之名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因素。因而，符号界在拉康的论题中就站到了“超我”的位置。“他者”的概念，便是由此产生的。

由此可见，主体的结构，既包括属于个体自身的东西，又包括社会性的东西，而后者作为文化事实又集中表现为语言的序列性。这种概念，使拉康得以建立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辩证法：当“自我”在说话时，其言语便是“他者”的言语，“一位在说话的主体，



是他者”；欲望，则是“他者”的欲望。于是，精神分析学的任务便是要使主体确立对这“他者”的正确关系，也就是说要在文化的和想像的各种决定因素基础上确立他们的关系。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他者”的提法，并非为拉康所首创，弗洛伊德早在《精神分析学起步》一书中，就已经使用了“他者”这种词语。但是，他的思考当时还限于侧重“他者”对于主体的影响，而不是像拉康这样把这种影响当做主体结构的一部分。他写道：“我们假设，提供感知的对象是一种类似物，也就是说是他者……正是在与其他者的关系中，人学习认识事物……他者的情结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现为一种固定的结构，而且在其自身聚集，便如同事物，而另一部分则通过一种记忆工作被人理解，换句话说，被人简化为对于身体自身的一种运动的预报”（《精神分析学起步》，第415-416页）。

书中对于拉康思想的阐述，是结合弗洛伊德早期的一部论著《科学心理学提纲》进行的。作者之所以做这种选择，是因为这部论著可以看成历史上第一次谈及言语活动对主观性过程化具有影响的著述，当然，弗洛伊德的思想当时还远未达到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完全联系起来的地步。

本书作者穆斯达法·萨福安 (Moustafa Safouan)

